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歐陽永叔集

(六十)

歐陽修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歐陽永叔集

(六十)

歐陽修著

國學基本叢書

# 集古錄跋尾

## 卷七

唐開元金籙齋頌天寶九年衛包書撰

右開元金籙齋頌。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字爲古文。實爲包書也。唐世華山碑刻爲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蓋古文字世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多。遂識之爾。右集本。

唐龍興七祖堂頌天寶十年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爲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爲奇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右真蹟。

唐明禪師碑天寶十年鄭昞之撰徐浩書

秋暑困甚。覽之醒然。治平丙午孟饗。致齋東閣書。右真蹟。

唐徐浩玄隱塔銘天寶十一年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圖

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爲惑於邪說者。八字集本也。比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哉。右真

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天寶十三年。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右集本。

唐畫贊碑陰歲月見本文。

右畫贊碑陰。唐顏真卿撰并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于廟。天寶十三年。真卿始別書之。右集本。

唐顏魯公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爲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于紀傳耳。真卿大曆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右集本。

同前

右魯公題名言。

五字。集本作顏魯公華嶽靖居寺東。西二林。題名靖居寺。在吉州。據魯公言。

永泰二年。真卿以罪貶佐吉州。據舊二字集本作按唐書

列傳云。真卿代宗時爲刑部尙書。爲宰相元載所惡。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尙書。不書其貶吉州也。按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自敘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

州。集本無此四字。

而史官闕漏。但書其初貶爾。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書。右真蹟。

### 唐顏真卿麻姑壇記大曆六年。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右集本。

###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歲月闕。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遒峻緊結。尤爲集本無此字。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真蹟。

### 唐中興頌大曆六年。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

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爲難得爾。右集本。

又

右中興頌。世傳顏氏書中興頌多矣。然其崖石歲久剝裂。故字多訛缺。近時人家所有。往往爲好事者嫌其剝缺。以墨增補之。多失其真。余此本得自故西臺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舊本。最爲真爾。右真蹟。

唐干祿字樣大曆九年。

右干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書。右集本。

唐干祿字樣模本。歲月見本文。

右干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城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

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右集本。

又

右顏魯公干祿字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蓋由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爲學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者。惜其傳模多而早損。然豈止爲工人爲衣食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尤足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錫慶院賜壽聖節宴歸書。右真蹟。

唐歐陽瑄碑大曆十年。

右歐陽瑄碑。顏真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旣得顏魯公歐陽瑄碑。又得鄭真義歐陽謚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爲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爲定本。然獨瑄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爲南兗州。而以連州爲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爲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顏

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纂及謚銘。皆云胤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爲紇子。其所失者四也。璉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謚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眞義所誌。宜得其實。璉卒大曆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繫者多。顏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右眞蹟。

唐杜濟神道碑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神道碑。顏眞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模鑄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豈傳刻不失其眞者。皆是歟。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集本有文。第錄其字法爾。嘉祐八年中元假日書。右眞蹟。

唐杜濟墓誌銘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眞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爲也。蓋世頗以爲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右眞蹟。

唐顏眞卿射堂記大曆十二年。

右射堂記。顏眞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于石者。余家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干祿字書。



之類。今已殘闕。每爲之歎惜。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爲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爲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右集本。

唐張敬因碑大曆十四年。

右張敬因碑。顏真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曆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滌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爲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字畫尤奇。甚可惜也。右集本。

又

右魯公之碑。世所奇重。此尤可珍賞也。廬陵歐陽修書。右續添。

唐顏勤禮神道碑大曆十四年。

右顏勤禮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序顏溫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仕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遊秦彥將皆典祕閣。按唐書云。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顏氏裔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三卷。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

制。思魯制云。內史令臣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將行。不應內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彥將皆當爲名師。古制有尙書左僕射梁國公玄齡。右僕射申國公士廉。又有吏部尙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纂者。楊纂也。四人並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書字也。則玄齡士廉亦皆當爲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亦當爲名也。然余家集錄有申文獻公瑩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云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爲其家作記。必不繆誤。則士廉又當爲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安。今新唐書雖云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以高儉瑩兆記爲名。則喬籀果爲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舊人。隋通州刺史繡。生四子。曰德潤。德輿。德如。德彝。又云德彝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甚訛舛殘缺。尙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蓋慎之至也。右集本。

唐顏氏家廟碑建中元年。

右顏氏家廟碑。顏真卿撰并書。真卿父名惟貞。仕至薛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詳。右集本。

唐顏魯公書殘碑歲月闕。

右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碑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

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穎頴。頴好爲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家廟碑亦云。頴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爲允南可知不疑。惟書頴事。家廟碑云。侍郎蔣冽賞其判。此碑云。爲崔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右真蹟。

又

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于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右集本。

唐湖州石記歲月闕。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放生池碑。尙多見於人家。而干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真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堙沉磨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右集本。

唐顏魯公帖歲月闕。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多傳。謂之寒食帖。集本無此十三字。其後集本有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系者。丁崖相印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右真蹟。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歲月闕。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爲人。右真蹟。

唐顏魯公法帖虞世南帖附。歲月闕。

右顏真卿書二帖。并虞世南一帖。合爲一卷。顏帖爲刑部尙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墨蹟。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出於相家。而清苦甚於寒士。嘗模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爲尙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世南書七十八字。尤可愛。在智永千字文後。今附于此。右集本。

唐元次山銘歲月闕。

右元次山銘。顏真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二字。集本作陳隋。之弊。既久而集本有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集本作之。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十二字。集本作雖少。可謂特立之士哉。右真蹟。

唐呂誼表上元二年。

右呂誣表。元結撰。顧戒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右集本。

又

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所載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集錄實不爲無益矣。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書者顧戒奢也。余得此碑三十年矣。暇日因偶題之。嘉祐八年五月中旬休日書。右真蹟。

唐元結窪罇銘永泰二年。

右窪罇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集本有之汲汲也。右真蹟。

唐元結陽華巖銘永泰二年。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

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集本無此九字。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臥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爲。而名高萬世。所得謂之自然。集本有者字。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元結岵臺銘大曆二年。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爲可愛也。然來者安知無同好也邪。右真蹟。

唐張中丞傳歲月闕。

右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集本無此二字。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爲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疎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太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右真蹟。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乾元二年。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爲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旣而雨。遂徙廟于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右集本。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乾元二年。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冰撰并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然時有數字筆畫特偉勁者。乃真蹟也。右集本。

唐縉雲孔子廟記上元二年。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寧等二十二人。賢。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爲坐像。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矣。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右集本。

唐裴虬怡亭銘永泰元年。

右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亭裴鸞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李莒八分書。刻于島石。四十六字。集本作怡亭銘。李陽冰篆。裴虬撰。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銘刻于島石。常爲江水所沒。故世亦罕傳。鸞集本以鸞字作亭。裴公作不知何人。虬代宗時集本有道州刺史。韓愈集本作爲其子復墓志云。虬爲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諫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史不見其事。李莒華弟也。治平二年正月十日。孟春薦饗攝事。致齋中書東閣書。右真蹟。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大曆六年。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慶曆五年。余自河北都轉運使。貶滌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裴回其下。庶子泉。昔爲流谿。今爲山僧填爲平地。起屋于其上。問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集本無此二字。曰。此庶子泉也。可不惜哉。右真蹟。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歲月闕。

右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夫士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萬。集本作後。世者矣。顧其道何如。集本作如何。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有六日書。右真蹟。

唐裴公紀德碣銘歲月見本文。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李陽冰篆。裴公做爲明州刺史。密代之。爲作此文。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康。海隅小寇。結亂甌越。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民物殘弊。傲撫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己亥乾元二年。乃一百四十二年。是時



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也。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乃寶應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密代儼爲明州刺史。至大曆十四年移湖州。則儼密相繼爲刺史。宜在代宗時。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自武德至大曆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是時天下粗定。文人著辭以爲大康。理亦可通。是歲廣州哥舒晁作亂。海隅小寇。豈謂此歟。余以謂晁之亂。唐命江西路嗣恭討平之。不當自明州出兵。深父曰。然兵家出奇。明州海道去廣不遠。亦或然也。故并著之。右集本。

又

右裴公紀德碣。王密撰。裴公名儼。代宗時爲明州刺史。密代之。碣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載。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結亂甌越。按唐自武德元年至乾元二年。實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宜有失。王回曰。大曆八年廣州哥舒晁作亂。此所謂海隅小寇者也。自武德元年至是歲。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則天稱周者十四年。去之。正得一百四十二年矣。豈謂此歟。以事考驗。理宜如此。又不知密意爲如何也。姑志其語。以俟知集本有者。嘉祐八年十月三十日書。右真

蹟。

唐玄靜先生碑大曆七年。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爲之篆額。時人必稱爲二絕。其爲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錄之。必待知者。右真蹟。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大曆八年。

右四絕碑首者。李陽冰篆法。慎律師碑額也。在揚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律師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爲四絕碑。律師。非余所知。華文與從申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錄此篆爾。右集本。

唐滑州新驛記大曆九年。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不知作者爲誰。然賈耽嘗爲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孰爲滑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王師乾神道碑大曆十三年。

右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爲佳。但怪唐人多稱之。第錄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亳社。因與秦玠郎中論書。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重於當世。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云學張從申也。問玠識從申書否。云未嘗見也。因此碑示之。玠大驚曰。西臺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以鑒書爲難者。誠然也。從申所書碑。今絕不行於世。惟予集錄有之者。吳季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纔三爾。熙寧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右真蹟。

【開元金錄齋頌】元第七百二十七。姓氏一作名氏。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一有此九字。

【七祖堂頌】元第十三。

【明禪師碑】元第二百五。

【玄隱塔銘】元第九十五。

【東方朔畫贊】元第九十五。

【畫贊碑陰】元第六十。

【顏魯公題名】元第一百二。

【麻姑壇記】元第四十。

【小字麻姑壇記】元第三百

【唐中興頌】元第四百八至五十

【干祿字樣】元第二百三十七

【干祿字樣模本】元第二百三十八

【歐陽堆碑】元第七百七十六至七百七十七

【杜濟神道碑】元第四百五碑已一作以

【杜濟墓誌銘】元第三百七十七

【射堂記】元第五百三十為余二字上一諸書一作本治平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書東閣書一有此十五字

或問余曰何謂六一居士余曰吾家有書一萬卷集古錄一千卷棋一局琴一張常置酒一壺問者曰此五一也奈何余曰以吾一翁老於五物之間豈非六一乎治平丙午秋饗攝事齋于東閣書跋後一有此七

字十五

【張敬因碑】元第四百三十二至四百三十三

【顏勤禮碑】元第三百四十五至三百四十六彥將皆當為名此下一字字乎一作否治平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書一有此十一字

【顏氏家廟碑】元第五百三十二至五百三十三

【顏魯公書殘碑】元第三百九十七

【又】棄之一作也

【湖州石記】元第二百七十七後世此下不朽此下亦有一作治平元年正月二十日書一有此

【顏魯公帖】元第一百八十一罄乏石本罄竭作

【顏魯公二十二字帖】元無卷第

【顏魯公并虞世南帖】元無卷第

【元次山銘】元第二百四十三

【呂誣表】元第一百五十五

【窪罇銘】元第三百一十八

【陽華巖銘】元第二百一十二見於此下有其字

【晤臺銘】元第一百七十六

【張中丞傳】元第二百八十二至二百八十三最爲一無爲字

【城隍神記】元第一百三十一

【忘歸臺記】元附一百四十一

【縉雲孔子廟記】元第一百四。郭瓘。一作郭元瓘。或作李元瓘。爲是。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十字。有此。

【怡亭銘】元第一百十二。

【庶子泉銘】元第七十。裴回。一作徘徊。

【阮客舊居詩】元第九十五。

【裴公紀德碣】元第一百十八。

【玄靜先生碑】元第二百五十七。之必。二字一作以。

【四絕碑首】元第一百七十九。嘉祐八年夏至日書。一有此。覺寂碑首附。此九字。

【滑州新驛記】元第二十一。跋後又有。

【王師乾碑】元第七百五。

卷八

唐徐方回西墉記寶應□年。

右西墉記。唐徐方回撰。方回云。寶應中爲南陽令。得崔子玉所作平子銘。末二十一字。陷于廳之西墉。按

今西鄂石本末句見在方回所得乃南陽半石之末也今又亡矣惜哉右集本

唐禹廟碑大曆三年  
段季展書

崔巨文傳於今者絕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亦不偉於此治平二年前上元日書右真蹟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大曆四年

右崇徽公主手痕詩李山甫撰崇徽公主者僕固懷恩女也懷恩在肅宗時先以二女嫁回紇其一嫁毗伽可汗少子後號登里可汗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嫁何人唐書懷恩傳及回紇傳皆不載惟懷恩所上書自陳六罪有云二女遠嫁爲國和親以此知其又嘗嫁一女爾此所謂崇徽公主者懷恩幼女也懷恩既反引羌渾奴刺爲邊患永泰中病死於靈武其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唐大曆四年始以懷恩幼女爲集本有崇徽二公主又嫁回紇卽此集本有公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僧懷素法帖大曆十二年

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予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業至終老而集本無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者是真可笑也懷素之徒是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大曆十四年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搭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曆中。蕭定又刊于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右集本。

又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爲記。盧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奇偉。莫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惟博物君子必能辨之。右真蹟。

唐竇叔蒙海濤誌大曆中。

右海濤誌。竇叔蒙撰。其書六篇。一曰海濤誌。二曰濤曆。三曰濤日時。四曰濤期。五曰朔望體象。六曰春秋仲月漲濤解。余嚮在揚州。得此誌。甚愛之。張于座右之壁。冀於朝夕見也。已而夜爲風雨所壞。其後求之。凡十五年。而復得斯本。以示京師好事者。皆云未嘗見也。右集本。



唐鹽宗神祠記大曆中。

右鹽宗神祠記。錢義方撰。近時有尙書郎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爲余言安邑解縣兩池鹽事。云夏月鹽南風來。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漫生鹽。而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鹽。公私耗弊。而州縣吏緣以爲姦利。棄漫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席博學能言漢唐事。尤詳爲余復言前世鹽皆自生。開元中姜師度爲河中尹而鹽池涸。始置鹽屯。故唐格自開元後。遂有畦夫營種之課。席因上書論鹽漫生之利。官遂罷畦夫。而公私皆以爲然而議者或害其事。乃云漫生鹽味苦不可食。或云暫結復銷不可畜。聽者方惑其事。余因讀義方所記。乃云若陰陽調和鬼神驅造。不勞人而擅其利。與夫鑿泉煮海不相爲謀。由是知唐世鹽非營種爲決可信。義方大曆時爲權鹽使。余家集錄古文。不獨爲傳記正訛繆。亦可爲朝廷決疑議也。右集本。

唐鴈門王田氏神道碑代宗時。

右唐魏博節度使鴈門郡王田承嗣碑。營田副使裴抗撰。子緒碑。節度判官丘絳撰。按唐書列傳。承嗣十一子。維朝華。繒綰。緒。純。紳。緝。而緒次當第七。此二碑皆以緒爲第六子而無綰。自緒而下。有繪。純。紛。緝。與史不同。二碑當時故吏所作。必不誤。蓋史之繆也。其文與字皆不嘉。故余特錄其世次而已。右真蹟。

唐李澄碑大曆四年。

右李愷碑。李紆撰。新唐書列傳云。愷十餘子。江涵。瀛。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紆載。愷子見於碑者。實十二人。曰右補闕彭汝州刺史深。華陰丞瀛。左驍衛兵曹瀛。硤石丞沆。洪州別駕澥。洛陽尉渭。司農主簿汶。又云。公之薨也。彭從玄宗南狩。次公而歿。深授任他郡。其在洛陽者。長子江第三子涵。與華陰驍衛而。又少子合。六人皆從公殲于虜。刃硤石而下。與衆孫之在者。僅以孩提免。如紆所記。愷子盡於是矣。未嘗有源也。紆但言衆孫孩。亦不云有未名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而得之。據史言源爲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爲汶也。又據碑。方愷歿于賊也。彭深。沈澥。渭。汶。六子獲免。而史惟云源彭。此當以碑爲正。紆當代宗時。爲愷作碑。自云與愷有通家之好。幼奉升堂之慶。宜知愷事不繆也。右集本。

唐甘棠館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尙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寓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于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昔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爲陵。庶幾復出。以見于世。其爲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爲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

嘗不錄者。閱夫人之甚好名也。右集本。

唐汾陽王廟碑貞元二年。

右郭子儀廟碑。高參文。其敘子儀功業。不甚詳。而載破墨姓處木討沙陁處蜜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蓋子儀微時所歷。集本作立。其後遂立大勳。宜乎史略不書也。然唐書有處密處月朱耶孤注等。皆是西突厥薛延陀別部名號。余於五代史爲李克用求沙陁種類。卒不見其本末。而參謂處密爲沙陁。不知其何所據也。按陳栩子儀家傳。亦云討沙陁處墨十二姓。與參所書頗同。唐書轉蜜爲密。當以碑爲正。右真蹟。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貞元十二年。

右忠武公將佐略。陳栩撰。忠武公者。郭子儀也。栩之所書。亦爲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爲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尙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察使者五人。據栩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顯名於世者蓋五十人。雖喬琳周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陷於禍敗。然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偉然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亦不爲少。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濟瀆廟祭器銘貞元十三年。

歐陽文忠公集 十六 集古錄跋尾

二十五

右濟瀆廟祭器銘。張洗撰。碑云置齋郎六人。唐自高宗以後。官不勝其濫矣。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可知其濫官之弊。然史家不能詳載。惟於碑刻偶見其一二爾。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中書東閣雨中書。右真蹟。

唐神女廟詩貞元十四年。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等作。余貶夷陵。令時。嘗泛舟黃牛峽。至其祠下。又飲蝦蟆碛水。覽其江山。巉絕窮僻。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秀。每讀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錄之。一有遂爲右集本。佳玩字。

唐馬寔墓誌銘貞元十四年。

右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并書。其文辭不工。而字法不俗。故錄之。寔之事迹。亦無足紀也。右集本。

又

詹之文。爲韓退之所稱。遂傳于世。然其不幸早死。故其傳者不多。刻石之文。祇有此與福州佛記耳。尤可惜也。右真蹟。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貞元二十年。

右鍾山林下集序者。石洪爲浮圖總悟作也。石洪爲處士。而名重當集本一作本時者。以常爲韓退之稱道也。唐世號處士者。爲不少矣。洪終始無佗。可稱於人者。而至今其名獨在人耳目。由韓文盛行於世也。而洪之

所爲與韓道不同而勢不相容也。然韓常歎籍湜輩叛己而不絕之也。豈諸子駁雜不能入於聖賢之域而韓子集本有獨字區區誨誘思援而出於所溺歟。此孔孟之用心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是日上以霖雨不止分命羣臣祈禱。余祈于太社。既歸而雨遂止。某謹記。右真蹟。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

元和六年同是石洪撰附此。

石洪文字罕見於後世。故特錄之。右見綿本拾遺。

唐賀蘭夫人墓誌貞元七年。

右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題曰祕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贄自稱姪曾孫。此石在常州。一有陸監名。右集本。齊望五字。

唐陸文學傳咸通十五年。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爲茶著書。自其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嘗置一盞。偶人於竈側。云此號陸鴻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其多如此。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右集本。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貞元中。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顏柳筆。其書與峴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當曼卿在時。猶未見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歿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右真蹟。

唐韓愈盤谷詩序真元中。

右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正元中。縣令刻石于其側。令姓崔。其名泱。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尙未顯。其道未爲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爲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以余家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爲佳。翫爾。其小失不足較也。右真蹟。

唐韓退之題名元和四年。

已下七篇皆韓文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集本有記龍潭遇雷事六字。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裴回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妄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右真蹟。

唐田弘正家廟碑元和八年。

右田弘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爲進士時所有。最爲舊物。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以按集本有餘家二字。集本舛繆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集本有今字。以碑按集印本。與刻石多同。當以爲正。九字集本作初未必誤。多爲按讎者妄改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按讎之際。決於取捨。不可不慎也。

印本云。銜訓事嗣。朝夕不怠。往時用他本。改云銜訓嗣事。今碑文云銜訓事嗣。與印本同。知其妄改也。  
印本云。以降命書。用他本。改爲降以命書。今碑文云以降命書。與印本同。知爲妄改也。

印本云。奉我天明。用他本。改云奉我王明。今碑文云奉我天明。與印本同。知爲妄改也。此類甚多。略舉三事。要知改字當慎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元和十五年。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按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爲集本作云蜿蜿虵虵。小異。當以碑爲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集本無此。改易者頗多。亦賴刻石爲正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韓愈羅池廟碑長慶中。

右羅池廟碑。唐尙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

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尙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

郎遷吏部。集本有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字。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

十四年卒。集本有後三年字。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二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元年正月。蓋後人傳

模者。二十三字。集本作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

船爲涉。荔子丹兮蕉黃。蕉下加子。二十五字。集本作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爲步。荔子丹令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

云春與猿吟而集本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真蹟。

唐韓愈黃陵廟碑長慶元年。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二字集本集今大行於世。而患本不真。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

爲正。然時時得刻石。按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爲翫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按之。

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爲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皆當以碑爲正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

日書。右真蹟。

唐胡良公碑長慶三年。

右唐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瑜。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以碑按余家所藏昌黎集本。號爲最精者。



文字猶多不同。皆當以碑爲正。茲不復紀。碑云。珣子逞。迺巡遇。述遷造。而集本無巡。他流俗所傳本。集本有又字。有云。遇或爲巡者。皆非。集本有也字。當以碑爲正。治平元年七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韓文公與顛師書歲月未詳。

右韓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古文。其求之既勤。且博。七字。集本只作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易。集本無此

字。繫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爲退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爲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爲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繆爲附益爾。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唐高閑草書歲月未詳。

高閑草書審如此。則韓子之言爲實錄矣。永豐歐陽脩。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唐武侯碑陰記開成二年。

右武侯碑陰記。崔備撰。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楊嗣復再題及其僚屬。又六人。并嗣復汝士詩兩首。合爲一卷。唐諸方鎮以辟士相高。故當時布衣韋帶之士。或行著鄉閭。或名聞場屋者。莫不爲方鎮所取。至登朝廷位將相爲時偉人者。亦皆出諸侯之幕。如元衡所記裴慶柳公綽。楊嗣復。皆相繼去爲本朝名將相。亦可謂盛矣哉。治平元年初伏休假雨中書。右真蹟。

唐盧頊禱聰明山記元和二年

右禱聰明山記。盧頊撰。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于後。而感集本覽韓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爲重胤所縛。掩卷歎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而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矣。自古敗亂之國。未始不如此也。右真蹟。

唐侯喜復黃陂記歲月見本文

右復黃陂記。唐侯喜撰。黃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六陂。黃陂最大。溉田千頃。始作于隋。記云至貞元辛未。刺史盧虔始復之。辛未。貞元七年也。碑。元和三年建。喜之文辭。嘗爲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者。余之所得。此碑而已。右集本。

又

昌黎先生甚稱侯喜。其文罕傳於今。余之所見。止此一篇爾。右真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元和三年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旣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盡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

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右屬

唐南嶽彌陀和尚碑元和五年

右南嶽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右集本。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大和四年。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柏宮碑。又其文以四言爲韻語。旣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爲注以解之。爲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爲碑。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伐石刻文。旣非因柱石。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云修桐柏宮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爲小瑕病。前人時有忽略。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碑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蓋目此石爲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柏宮碑。則於理何稽也。右集本。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元和四年。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通篆。唐世以書自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集本作十。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

繼者。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遙開元天寶時人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集本有亦工八分四字。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爲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本無此字。集錄求集本無此字。之。勤且博。庶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  
右真蹟。

唐陽公舊隱碣元和中。

右陽公舊隱碣。胡證撰。黎燭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惟此。雖未爲絕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爲人所知者。可勝道哉。右真蹟。

唐于魯神道碑元和中。

右于魯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魯之爲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者也。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其語雖拙。蓋言其集本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魯每非之。魯于頗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顯。而魯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嚮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魯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興其後世矣。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蹟。

唐昭懿公主碑元和中。

右昭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鏞書。公主。代宗女也。號昇平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漢以來始有。謂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婚。集本以公主之。因以爲名爾。後世號某國公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爲主。而名猶不失其義。唐世始別擇佳名以加之。如昇平之類是也。已失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諱昇平公主。字昇平公主。集本無此五字。斯莫可曉也。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光進碑元和中。

右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光進。其一。光顏之兄。其一。光弼之兄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爲傳。以附顏弼。遂得其正。右集本。

【西墉記】元附三十一。

【禹廟碑】元第九十七。

【崇徽公主手痕詩】元第三百六十八。

【懷素法帖】元第九百一十六。

【重摹吳季子墓銘】元第二百一十一。已有本。一作自。有真本。未嘗過吳。一作無過。吳之理。其名傳之久。一作其。傳也久。嘉祐八年五月

晦日書。一有此九字。

【海濤誌】元第九百一十一卷。誌一作志。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一有此

【鹽宗神祠記】元第九百六十九卷。故唐一無。故字。官遂。一無。為然。一作。不獨為傳記。正訛繆。亦可為朝廷決疑議也。一作

為傳記。正訛繆。多矣。為朝。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一有此

延決。有司疑議。獨斯記爾。雁門王田氏神道碑。元無。卷第。

【李愷碑】元第四百六十九卷。而又。一作。六人。一作。孩提。一作。衆孫。此下一。升堂之慶。一作。昇。治平元年三月二十

三日書。一有此。十一字。

【甘棠館題名】元第四百二卷。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一有此。十字。

【汾陽王廟碑】元第九百二十九卷。治平甲辰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家居書。一有此。十五字。

【郭忠武公將佐略】元第八百五十九卷。謀謨。一作。謀。謨。

【濟瀆廟祭器銘】元第八百八十一卷。所記。一作。聞。

【神女廟詩】元第一百二十四卷。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一有此。十字。

【馬實墓誌銘】元第九十卷。同前。

【鍾山林下集序】元第九百八十九卷。而洪。一無。而字。

【房太尉遺愛碑陰記】元第三百三卷。

【賀蘭夫人墓誌】元第三十二

【陸文學傳】元第五百。茶之。此下一有至飲茶客稀則烹鴻漸以茶四字上一考其下

一有潮州一作潮州其多如此四字無此不傳此下一有獨茶經著於世宜其自傳於此

【又別本】右陸文學傳題云自傳而曰名羽字鴻漸或云名鴻漸字羽未知孰是然則豈其自傳也。茶載前史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鴻漸蓋爲茶著書自羽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多置一瓷偶人云是陸鴻漸至飲茶客稀則以茶沃此偶人祝其利市其以茶自名久矣而此傳載羽所著書頗多云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豈止茶經而已也然他書皆不傳獨茶經著於世爾。

【辨正禪師塔院記】元第二百。徐峴。此下一有柳筆此下一

【盤谷詩序】元第三百。當時。一作蓋時世已。一作既已治平元年中元日書。一有此八字

【韓退之題名】元第七十。記遇。一無記字試也。一作試誠

【田弘正家廟碑】元第三百。尤甚。此下一有焉字知其。一作爲改爲。一作云

【南海神廟碑】元第八百九十二

【羅池廟碑】元第七十五。碑言。一作荔子一作加子一作

【黃陵廟碑】元第十四 餘事二字一本言云一作

【胡良公碑】元第七百二十

【韓文公與顛師書】元第三百一十五

【高閑草書】元無 草書一無 卷第草書草字

【武侯碑陰記】元第八百七十五

【禱聰明山記】元第五百八十六

【復黃陂記】元無 又一作祭樊仲文元第八百卷第 復黃陂記附 九十五

【般舟和尚碑】元第四百六十二

【彌陀和尚碑】元第一百二十三 惟韓一作稱韓今余一無其文一作

【修桐柏宮碑】元第一百一十 爲碑一作於碑

【虞城李令去思頌】元第三百八

【陽公舊隱碣】元第三百七十三 當世一作時

【于魯神道碑】元第九百六十八

【昭懿公主碑】元第九百八 義矣一無矣字



【李光進碑】元第七百六十三兄弟一無治平元年夏至日書八字。

卷九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長慶三年。

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右集本。

唐張九齡碑長慶三年。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勳員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集本作云張說卒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中書令始云知院事其載張守珪請誅安祿山事集本無此字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爲語則略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爲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田布碑長慶四年。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也蓋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遷筆

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者。集本有猶字。有幸不幸。集本有焉字。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爲無人，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右真蹟。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長慶中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爲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于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右集本。

唐崔能神道碑長慶三年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拜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官制古今集本作古今官制沿革不同，而其名號尙或相襲。自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當時所謂青紫者，綬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爾。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繆也。今世自以賜緋銀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集本有矣字。而集本作今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討。集本作訂正久矣。故因宗閔之失，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寶曆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舍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爲。德裕爲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爲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今史記載孔子問禮於老聃。集本作聃。下同。聃戒孔子去其驕。集本作驕。氣多慾。而孔子歎其道。此字。集本無。猶龍之語。著于集本作於。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爲非者。豈止德裕之罪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開成五年。

已下三篇。同是李衛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右集本。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開成五年。

讀山居詩。見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而終不得少償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釋子有云。出家是大

丈夫事。蓋勇決者。人之所難也。而文饒詩亦云。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者。誠哉是言也。熙寧壬子正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會昌五年。

贊皇文辭甚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哉。  
右集本。

唐大孤山賦歲月未詳。

右字畫頗佳。而傷於柔媚。世傳墀工小篆。此豈其筆耶。一作也。右見綿本拾遺。

唐辨石鐘山記大和元年。

右辨石鐘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覽三子之文。皆有幽人之思。蹟其風尚。想見其人。至於書畫。亦皆可喜。蓋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書。其殘篇斷藁。爲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爲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媮薄。漸趨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絕歟。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爲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爲貴也。至於荒林敗塚。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令人不及。茲甚可歎也。石鐘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爲劣。而亦不爲俗態。皆忘憂之佳玩也。右真蹟。

唐法華寺詩大和八年。

右法華寺詩。唐越州刺史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大和甲寅歲遊寺。刻詩于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然以端州題名較之。字體殊不類。甲寅。大和八年也。右集本。

唐薛苹唱和詩大和中。

右薛苹唱和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集本有而宿尤有詩名六字。然詩皆不及苹。豈唱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邪。右真蹟。

唐僧靈澈詩元和四年。

右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爲俚諺。慶曆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靈澈詩也。澈以詩稱於唐。故其與相唱和者。皆當時知名之士。包侍郎者。佶也。徐廣州者。浩也。代宗時爲嶺南節度使。右集本。

唐李藏用碑大和四年。

右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玄度書。玄度以書自名于一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流俗妄稱借之。爾。故存之以俟識者。右真蹟。

唐玄度十體書歲月未詳。

右唐玄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緒少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體則同。而文有得失。故並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右集本。

唐鄭澣陰符經序開成二年。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鐫刻。亦有工拙。集本無此十八字。公權書高重碑。余特愛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鏘皆在。集本有於字。陰符經序。

則蔡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善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爲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真蹟。

又已下七篇同是柳誠懸書或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余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陰符經序。遂求其經。云石已亡矣。常意必有藏于人間者。求之十餘年。莫可得。治平三年。有鐫工張景儒。忽以此遺余。家小吏。遽錄之。信乎余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右真蹟。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開成四年。

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真。雖然。其體骨終在也。右見綿本拾遺。

唐何進滔德政碑開成五年。

右何遇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權撰并書。進滔。唐書有傳。開成五年立。其高數丈。制度

甚闕偉。在今河北都轉運使公廨園中。右集本。

唐李聽神道碑開成五年。柳公權書。

右李聽神道碑。李石撰。聽父子爲唐名將。其勳業昭彰。故以碑考傳。少所差異。而史家當著其大節。其微時所歷官多不書於體。宜然。惟其自安州刺史遷神武將軍。史不宜略。而不書者。蓋闕也。右集本。

唐李石神道碑會昌三年。

右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錄顏柳書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沒於泥滓。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爲可喜爾。熙寧三年季夏。旣望書。右真蹟。

唐高重碑會昌四年。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俱完。故特爲佳。矧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書。右真蹟。

唐康約言碑大中七年。

右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爲河東監軍。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置使之名。歷五代迄今。多因而不廢。世徒知今之使額非古官。襲唐舊號。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職。集本有也字。約言在大和開成間。

嘗爲鴻臚禮賓使。又爲內外客省使。以此見今之使名。自樞密宣徽而下。皆唐宦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寺。亦以宦者爲使於其間。約言又爲宣徽北院副使。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復東林寺碑大中十一年。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中廢之。大中初。黯爲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適麗可愛。而世罕有之。右集本。

唐王質神道碑開成四年。

右王質神道碑。唐太子賓客劉禹錫撰并書。質字華卿。王通之後也。開成中。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右集本。

唐會昌投龍文會昌五年。

右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奮然除去浮圖。銳矣。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爾。及得會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真人。則又益以前言爲不繆矣。蓋其所自稱號者。與夫所謂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異。余嘗謂佛言無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於貪信矣。會昌之政。臨事明果。有足過人者。至其心有所貪。則其所爲。與庸夫



何異。治平元年五月五日書。右真蹟。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大中八年。

右陳果仁告身并妻軫靜緣捨宅造寺疏。附疏後題云。明政二年。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十月。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渡淮。僭稱楚王。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乃大業十二年也。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四月。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降。卽以稜爲總管。九月。李子通敗。稜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是武德三年矣。二說不同如此。呂夏卿爲余言。若以大業十二年爲子通僭號之二年。則江都方亂。煬帝安得南幸。而唐實錄陳稜事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爲武德三年也。隋書繆矣。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隋書。云唐初爲隋太僕丞。元祐將。煬帝已遇弑。沈法興與果仁共殺祐起兵。據江表。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錄尙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果仁爲司徒。其事止見此爾。開元中。僧德宣爲果仁記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詳。而其功閎官爵歲月多繆。德宣言中毒以死。而宅疏言見屠戮。當以宅疏爲是。德宣文辭不足錄。獨採其世次事蹟終始著之。俾覽者覈其真僞。而少益於廣聞。煬帝本紀高祖實錄。皆唐初人所撰。而不同如此。何哉。右集本。

唐圭峯禪師碑大中九年。

右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迹無足探。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云。右集本。

唐濠州勸民栽桑勅碑大中十年。

余得劉莒修兗州文宣王廟碑。見大中時中書門下牒。又得此碑。見大中時勅。乃知平章事非署勅之官。今世止見中書門下牒。便呼爲勅。惟告身之制僅存焉。右集本。

唐閩遷新社記。歲月見本文。

右閩遷新社記。唐濮陽宁撰。其辭云。大中十年夏六月。閩西公命遷社于州坤或作城。凡築四壇。壇社稷。其

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廣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云。文字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于此記。蓋大中時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蘇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節度。以歲月推之。關西公者。楊發也。右集本。

又

唐時州縣社稷有主。獨此碑見之。開元定禮。至大中時猶僅存也。禮樂廢壞久矣。故錄此記以著之。右真贋。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咸通二年。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綯爲河中節度使。乃刻於石。綯父子爲唐顯人。仍世宰相。而

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綯爲文。喜以語簡爲工。常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而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右集本。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歲月未詳。

右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綯書。懷暉者。吾不知爲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爲之傳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大師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茶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爲斯言。集本有邪字。皐夔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尙書載之矣。異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右真蹟。

唐孔府君神道碑咸通十二年。

右孔岑父碑。鄭綯撰。柳知微書。其碑云。有子五人。載戮戡戡。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戡之下。又有威。表據孔氏譜。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綯撰。綯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文時。戮等尙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爲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繫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爲可

據故並存之以俟來者。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侍上御崇政。疎決繫囚。退遂家居。謝客。因書右真蹟。

唐白敏中碑咸通三年

右白敏中碑。畢誠撰。其事與唐書列傳多同。而傳載敏中由李德裕薦進。以獲用。及德裕貶。抵之甚力。以此爲甚惡。而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冤者皆復其位。以此爲能。其爲毀譽難信。蓋如此。故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爲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爲據者。以此也。碑又言桑道茂事。云桑道慕不知孰是。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右真蹟。

唐于僧翰尊勝經咸通五年

右尊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遒勁。然失分隸之法遠矣。所以錄者。亦自成一家。而爲流俗所貴。故聊著集本之。庶知博采之不遺爾。右真蹟。  
作述

唐張將軍新廟記龍紀元年

右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彥謙書。張魯事。史傳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錄者。彥謙書爾。彥謙書頗知名於世。故略存其筆蹟也。右集本。

唐王重榮德政碑中和四年同是  
唐彥謙書附此

右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彥謙書。重榮當唐之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黃巢。平朱玫之叛。有功。

於一時而阻兵召亂爲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事實無可采。所以錄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修。善譽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名於千載。而其惡終暴於集本後世者。毀譽善惡不可誣故也。彥謙以詩知名而詩鄙俚。字畫不甚工。皆非余所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礮

集本

作盤溪廟記咸通二年。

右礮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爲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雋。終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僂去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爲可笑。而駢爲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集本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集本而二字。不爲哉。右真蹟。

唐梁公儒碑天祐中。

右梁公儒碑。于廣撰。王說書。公儒者。世爲成德軍將。公儒當王鎔時。爲冀州刺史。以卒。其碑首題云。唐故成德軍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軍器作坊使。其餘所領事職甚多。皆當時方鎮常事。不足書。惟樞密使。唐之末年。內官之職。其後方鎮遂亦僭置。於此見之。軍器作坊。五代之際。號內諸司使。皆朝廷官。然不見其始置。集本時。而今見於此。豈方鎮之職。朝廷因之字而用之耶。將方鎮之盛。亦僭置也。公儒事迹無所取。特以此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唐花林宴別記 歲月未詳

右花林宴別記。唐竇常撰。花林寺在滁州全椒縣。余在滁陽。遣推官陳詵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澗岸土崩。出石崖。隱隱有字。亟命模得之。右集本。

唐陽武復縣記 貞元十九年

唐衢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錄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八。而衢文祇獲此爾。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右真蹟。

唐崔敬嗣碑 景龍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爲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爲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三字集本其事

實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此余屢以爲歎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右真蹟。

唐潤州陔羅尼經幢 歲月未詳

右陔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寶墨亭中。唐雲陽野夫王奂之書。字畫頗爲世俗所重。故錄之以備廣採。右集本。

唐夔州都督府記 會昌五年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湮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嘆息于斯也。如貝靈該繆師愈。今人尙不知其姓名。况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得其一爾。右見綿本拾遺。

唐鄭權碑寶曆二年。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之博。得此而已。熙寧辛亥孟夏清心堂書。右見綿本拾遺。

唐王夔詩。沈傳師李德裕唱和。歲月未詳。

惠泉在今荆門軍。余貶夷陵。道荆門。裴回泉上。得二子之詩。佳其詞翰。遂錄之。逮今蓋三十年矣。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見綿本拾遺。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歲月未詳。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八字集本震也。其所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集本無也字。嘉祐八年十一月廿日書。右真蹟。

唐放生池碑。天寶十年。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集本有也字。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集本作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集本有人間之聖人五字。地下之罪人矣。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右真蹟。

【絳守居園池記】元第八十

【張九齡碑】元分作上下卷。

【卷上】第三徐浩結銜云。廣州刺史持節充嶺南節度。當云廣州刺史。豫章石本卷末。有此二十二字。

【卷下】第三同異。一作百七。異同。

【唐田布碑】元第八百四十二。

【道林嶽麓詩】元第一百一十六。

【崔能神道碑】元第八百八十三。官不一無官字。

【茅山三像記】元第九百九十九。老君一作子。



【平泉草木記】元第五百三十九無窮。此下一有故字。其利。一無其字。其次。一作然則。可矣。二字上一有亦字。有云。一無有字。非吾。一作其。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東廳後閣書。一有十七字。

【又別本】

右平泉山居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常視其人賢愚材性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也。是聖賢之所難也。

【平泉山居詩】元附五百三十九

【大孤山賦】元第二百一十九

【辨石鍾山記】元第二百三見其。此下一有爲字。以遠。此下一有業字。前世。一作當世。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一有九字。

【法華寺詩】元第七

【薛苹唱和詩】元第三百一十四其間。一無此二字。名後世。一無後字。和者。二字上一有而字。

【靈澈詩】元第八相唱和者。四字一作遊。郎者。一無者字。州者。一無者字。代宗。二字上一有浩字。

【李藏用碑】元第七十

【唐玄度十體書】元第四百八十四。文有一作。嘉祐癸卯七月二十五書。十一有此字。

【陰符經序】元第二百九十九。

【山南西道驛路記】元第一百二十七。

【何進滔德政碑】元第二百二十七。

【李聽神道碑】元第七百一十七。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一有此字。

【李石神道碑】元第四百一十三。

【高重碑】元第二百八十九。

【康約言碑】元第八百二十三。

【復東林寺碑】元第三十八。

【王質神道碑】元無卷第。

【會昌投龍文】元第六百五十七。

【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元第五百八十七。子通爲一終始。一無此字。沈法興此下一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八

月十一日書。一有此四字。

【圭峯禪師碑】元第六十九。

【濠州勸民栽桑敕碑】元第一百七十二。

【又別本】一作勸農碑。

皇祐元年春，余自揚移潁，舟過濠梁，得此碑於今樞密使張公昇。唐之制敕之文，今不復見，蓋官失其職久矣。此大中時敕也，尙可見其遺制焉。

【閩遷新社記】元第五十五。

【登白樓賦】元第九百四十五。好簡，此下一字。治平元年八月八日，祈晴于太社晨歸，遂書。一有此字。

【百巖大師碑】元第九百二十八。

【孔府君神道碑】元第四百六十三。世繫，一作系。

【白敏中碑】元第六百六十六。薦進，一作薦。十日，此下一字。有書字。

【于僧翰尊勝經】元第三百十三。

【張將軍新廟記】元第一百五十四。書頗知名，書一作詩。

【王重榮碑】元第一百十六。

【磻溪廟記】元第九百三十五。凌虛，一作雲。治平元年中，秋日書。一有此字。

【梁公儒碑】元第七百三十七。

【花林宴別記】元無卷第

【陽武復縣記】元第九百四十九

【崔敬嗣碑】元第七百四十二

【隋羅尼經幢】元無卷第今在一作

【夔州都督府記】元第七百二十四 堙沒一作于斯於斯一作

【鄭權碑】元第七百六十八

【王藥詩】元第一百六十九 惠泉詩附一作沈傳師字文鼎蒙泉詩附

【楊公史傳記】元第七百七十 年月此下一非皆一作二十此下一有八字

【放生池碑】元第九百五 能通一作以通

卷十

瘞鶴銘歲月未詳

瘞鶴銘黃庭遺教經雖傳自晉而公謂唐人所書故附此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

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爲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右集本。

又

右在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銘其所作也。右真蹟。

黃庭經永和十二年。

右黃庭經一篇。晉永和。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書雖可喜。而筆法非羲之所爲。黃庭經者。魏晉時道士養生之書也。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者。名曰內景。而謂此一篇爲外景。又分爲上中下三部者。皆非也。蓋內景者。乃此一篇之義疏爾。流俗又有一篇。名曰中景者。尤爲繁雜。鄙俚之所傳也。余嘗患世人不識其真。多以內景三十六章爲本經。因取永和刻石一篇。爲之注解。余非學異說者。哀世人之惑於繆妄爾。右真蹟。

又

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曰黃庭內景。而謂此一篇者爲外景。又有分爲上中下三部者。流俗所行。又別有

中景者皆非也。所謂內景者，乃此經之義疏爾。中景一篇，尤爲繁雜，蓋妄人之所作也。此本晉永和中刻石，文字時亦脫繆，然比今世俗所傳，頗爲精也。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黃庭別本。一作刻。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顏魯公，甚可愛而不完，更俟求訪以足之。治平丁未閏月三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字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于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右集本。

遺教經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集本有隋字。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麤不同爾。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卽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大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右真贋。

小字道德經開元二十七年

右小字八分道德經。不著書人名氏。亦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在明州。其石今亡矣。問今藏書之家。皆云未嘗見也。其字畫精妙。見者多疑爲明皇書。而知非者。以其集本有首字。但題御注而不云御書也。右真蹟。

### 唐人臨帖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蓋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按唐書言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而玄宗不許。此乃有宋璟等列名于後。又頗多訛繆。豈後人妄增加之也。然要爲可翫。何必窮較其真僞。今流俗所傳鍾王遺迹。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轉寫失真。不害爲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錄。蓋以資博覽云。右集本。

### 小字法帖

此下皆跋法帖。蓋模本也。故類於唐人臨帖之後。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尙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模刻于家。爲別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爲類。散入集錄諸帙。而程邈衛夫人鍾繇王廙宋儋皆以小字爲一類於此。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爲非真。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模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真僞尤爲難辨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又

近時有尙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擇其可錄者。分爲十餘卷。以入集目。聊爲一時之翫爾。其小字尤精。故錄於此。右集本。

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集本無此字有羲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法帖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爲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爲難得。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右真蹟。

雜法帖六

嚮於薛十三處得法帖一部。闕其第一。久而始獲。

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遠。眇然都不復有豪氣。但清婉。若可佳耳。

二

學書不必憊精疲神於筆硯。多閱古人遺蹟。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三

羲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

四



吾有集古錄一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矣。寓心於此。其樂可涯。嘉祐壬寅大雩攝事致齋閑題。

五

古今事異。一時人語亦多不同。傳模之際。又多轉失。時有難識處。惟當以意求之爾。嘉祐七年大饗明堂。致齋于中書東閣偶題。

六

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留爲歸穎銷日之樂也。益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厭爾。然內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着山林與着城郭何異。宜爲有道者所笑也。熙寧辛亥清心堂書。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懷州孔子廟記後魏太和中誤實于此。

右宣尼廟記。文辭事實皆不足采。其書亦非佳。獨其字畫多異。故特錄之。以備博覽。右見綿本拾遺。

景福遺文

余在夷陵時。得之民家。見當時縣有驅使官衙直典。然云米一作來不者。莫詳其語。嘉祐七年五月二十

六日。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浮槎寺八紀詩

右浮槎寺八紀詩者。自云鴈門釋僧皎字廣明作。集本無此字。詩雖非工。而所載事蹟。皆圖經所無。可以資博覽。浮槎山。在今廬州慎縣。其上有泉。其味與無錫惠山水相上下。而鴻漸茶經及張又新等水記皆不載。嘉祐中。李留後端愿守廬州。以其水遺余。因爲之記其事。余甚愛山泉。而浮槎水特佳。頗怪前世遺而不錄。及得僧皎紀浮槎八事。亦無之。乃知物之晦顯有時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爲僊篆。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嘗爲余言其山無名。上多頑石。無復鐫刻之蹟。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又言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焚香拜金書字。號爲天篆者。正類此。然不能曉也。今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知其是非也。右真蹟。

又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爲余說曰。山無名而甚高峻。石皆頑。無復鐫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又曰。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拜金書字。圖號天篆者。視其字。與此篆正同。然不能考也。今世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而詳焉。右集本。

謝仙火

右謝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廢玉真宮柱上倒書而刻之不知何人書也傳云大中祥符中玉真宮爲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模于石慶曆中衡山女子號何僊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爲僊也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僊者靈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於道藏中檢之云實有謝僊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由是益以僊姑爲真僊矣近見衡州奏云僊姑死矣都無神異客有自衡來者云僊姑晚年羸瘦面皮皺黑第一衰媪也嚮時蘇州有一丐者臥道中相傳云是得僊者也自天聖中余已聞之後二十餘年尙在其人姓沈舉世皆傳爲沈臥僊云臥而飲食不漏州縣吏屢使人監守或潛伺察之皆實臥而不起亦不漏遂相傳以爲神旣而亦以病死雖素信惑其事喜爲之稱說者亦不云死時有異也斯二人者皆今世人以爲僊者如此故并載之右集本

張龍公碑乾寧元年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穎上百社人也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爲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鬣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爲龍亦可謂怪矣余嘗

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右集本。

又

龍公之事怪哉。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右真蹟。

周伯著碑

右周伯著碑者。在今宿州。出於近歲。蓋官部春夫開汴渠。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怪而磨滅。無首尾。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爲何人。其僅可見者。云勃海君玄孫。季景長子也。其事蹟不可考。文辭莫曉。而字書不工。徒以其古怪而錄之。此誠好古之弊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衛秀書梁思楚碑上元元年。

秀。筆工之善模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書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爲未必同也。右集本。

裴夫人誌天寶四年。

右裴夫人誌。辭翰瀟灑。固多清思。惜乎不見其名氏。石在長安之萬年矮槐。文亦佳。在亳州法相寺。二者

皆後得。故續附于此。熙寧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青州山齋書。右見編本拾遺。

### 五代時人署字

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合一卷。前人遺蹟。往往因人家告身莊宅券契。故後世傳之猶在。此署字。乃北京人家好事者類而模傳之爾。右集本。

### 楊凝式題名李西臺詩附。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戈。及聖宋興。天下復歸于治。蓋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集本作已。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絕。故並錄于此。右真蹟。

### 徐鉉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蹀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爲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爲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僞割裂。皆編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優遊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爲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蓋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錄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二字集本。作所聞。也。治平元年上半年上元日書。右真蹟。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紫陽石磬銘附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唐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僞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畫江爲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云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右集本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歲在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昇之昇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右見綿本拾遺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集本有五代漢周之除爲湘陰公從事十二字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知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蓋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

集本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爲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絕。今集本無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集本無嘉祐八年十二月廿日書。右真蹟

### 郭忠恕書陰符經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假閑覽。因題。右真蹟。

### 太清石闕題名

余自至亳。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皆集本已入余集古錄矣。乃知余之集錄。所得多矣。惟兩石闕題名。集本無未有。今集本無續錄于此。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右真蹟。

### 太清東闕題名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裴回兩闕之下。周視八檜之異。窺九井禹步之奇。酌其水以烹茶而歸。十九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 賽陽山文太和九年誤實于此。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余在翰林。以孟饗致齋。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弈。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鄰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嘉祐己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

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余頑然。蒙上保全。貪冒寵榮。不知休止。然筋骸體矣。尚此勉強。而交遊零落。無復情悰。其盛衰之際。可以悲夫。是時同修書者七人。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彝。呂縉叔。劉仲更。與聖俞也。存者二。余與次道爾。次道去年爲知制誥。亦以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存亡。今昔之可歎者。遂并書之。熙寧四年三月十五日病告中書。右見綿本拾遺。

【瘞鶴銘】元第八奇特。一作放。

【黃庭經】元第一百四十。

【又】元題作續跋。

【又】三日。一作三十日。

【又】姓名。一作名氏。已愛其字。一作愛其字。此本。一無此二字。余因。一無余字。較其。一無其字。擇焉。一作之。庭經。一無經字。治平元年十月

十三日致齋東閣書。一有十四字。

【遺教經】元第二百可愛。二字上。一有自字。

【小字道德經】元第九百二十五。

【唐人臨帖】元第七百真卿。二字上。一有顏字。乃有。一作安得。然時時。三字一。博覽云。此下。一有此本。得於李丕緒少卿。治平元年夏至日書十七字。

【小字法帖】元第七百官法帖。此下一有本字。



【又】元第七百七十三。於此。一作于此。

【十八家法帖】元第四百二十集。以字無進登。一作登進。

【雜法帖六】元無卷第。

【五】時有二字上。一有以字。

【六】則有時而厭。五字一作時則有厭。

【懷州孔子廟記】元第八十五記。一作碑。

【景福遺文】元無卷第。米不。一作采不。

【浮槎寺八紀詩】元第七百五十三。紀浮槎八事。一作記浮槎八紀事。

【無名篆】元第八十七。環布之。三字一作旋布。

【又】此篆。一無篆字。

【謝仙火】元第六十六。傳云。一作傳者云。絕粒。二字上一有能字。世間人問而餘。一作其餘。而死矣。二字上一有已字。一客有至衰媪。一無

此二十。縣吏一作官。實臥。二字上一有字。并載。一字無并字。治平元年上元日書。一字有八字。

【張龍公碑】元第三百五。

【周伯著碑】元第七百六十九。渤。碑作勃。而錄。一字無而字。

【梁思楚碑】元第一百七十五

【裴夫人誌】元附一亦佳一作亦可佳

【五代時人署字】元第七百三十

【楊凝式題名】元第八百一十四

【雙溪院記】元第二百皆能一無皆字及宋一無及字其筆一無其字

【小篆千字文】元第五百紫陽至一無此書也十三字治平元年四月九日書九字

【紫陽石磬銘】元附五百二十六

【小字說文字源】元第一百但知此下一有共字

【郭忠恕書陰符經】元第五百八十八

【太清石闕題名】元第五百二十三

【太清東闕題名】元第五百二十二

【養陽山文】元第五百四十三得罪此下一有致仕二字

翰林學士吳奎知制誥劉敞祠部郎中集賢校理江休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祖無擇屯田員外郎編修唐書梅堯臣嘉祐四年四月六日於編修院同觀范鎮景仁後至後見真蹟題此六人官職姓名

集古碑千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後。銜幅用公名印。其外標以細紙。束以縹帶。題其幟曰某碑卷第幾。皆公親蹟。至今猶有存者。按公嘗自云四百餘篇有跋。今世所傳本是也。其間如唐鄭權碑。乃熙寧辛亥歲跋。又至明年正月。方跋鄧艾碑。李德裕山居詩。四月。題前漢鴈足鐙銘。後數月而公薨。殆集錄之絕筆也。方崧卿哀聚真蹟。刻板廬陵。得二百四十餘篇。以校集本。頗有異同。疑真蹟一時所書。集本後或改定。今於逐篇各注何本。若異同不多。則以真蹟爲主。而以集本所改注其下。或繁簡遼絕。則兩存之。謂如後漢樊常侍碑。真蹟作永壽四年四月。而集本改作二月。訪得古碑。二月爲是。至於以始元爲漢宣帝年號。又稱後周大統十六年。唐大足二年之類。乃公一時筆誤。不敢有所更改。集古跋旣刻成。方得公子叔弼目錄二十卷。具列碑之歲月。雖朝代僅差一二。而紀年先後。頗有倒置。已具注其下。



# 書簡

## 卷一

與韓忠獻王雅圭慶曆二年

脩頓首再拜啓。仲秋漸涼。伏惟觀察太尉尊候動止。萬福。脩至愚極陋。不足以獻思慮於聰明。至於脩記以問起居。則當大君子憂國之時。又非宜輒一作干視聽。是以書牘之禮。曠絕一作而逾年。然而千里之外。威譽之聲。日至京師。如在耳目。可以見作鎮方面。懾動羌戎。撫循之間。優有餘裕。此脩不勝西首企望。拳拳之誠。私自爲慰者也。伏念脩材薄力弱。不堪世用。徒能少一無此字以文字之樂爲事。而國家久安於無爲。儒學之士。莫知形容。幸今剪除叛羌。開拓西域。紀功耀德。茲也爲時。惟俟凱歌東來。函馘獻廟。執筆吮墨。作爲詩頌。以述大賢之功業。以揚聖宋之威靈。雖曰儒焉。亦區區之鄙志也。謹奉手啓。咨問。伏惟俯賜鑒察。謹啓。八月日。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脩啓上。

又慶曆五年。

某頓首啓。冬序極寒。不審資政諫議尊候動止。何若。昨者偶趨府下。過煩主體。自到郡踰月。尙稽候問。豈勝愧悚。某孤拙多累。蒙朝廷保全之恩。得此郡。地僻事簡。飲食之物。奉親頗便。終日尸祿。未知論報之方。

用此不皇爾瞻望盛府數程之近時得通訊下執謹因請絹人行附此以道萬一新歲甫邇伏乞爲國自重下情禱詠之至

又前

某頓首啓近因州吏詣府請絹曾拜狀急足至特辱手書爲誨伏審履此凝寒台候萬福豈勝慰抃之誠某此藏拙幸今歲淮甸大雪來春二麥有望若人不爲盜而郡素無事何幸如之惟尸祿端居未能報國此爲愧爾瞻望旌榮惟願爲國自重以副禱頌

又慶曆六年

某再拜啓山州窮絕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於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抱構小亭於泉側又理其傍爲教場時集州兵弓手閱其習射以警饑年之盜間亦與郡官宴集于其中方惜此幽致思得佳木美草植之忽辱寵示芍藥十種豈勝欣荷山民雖陋亦喜遨遊今春寒食見州人觀裝盛服但於城上巡行便爲春遊自此得與郡人共樂實出厚賜也愧刻愧刻

又前

某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某幸守僻陋咫尺大府常闕脩問左右然幸尸祿奉親職事日益簡少養拙自便遂成習性但時自警而已冬深少雪氣候已春和伏惟爲國自重以副瞻頌之誠

又同

某啓。近急足還。嘗略拜問。歲暮晴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本州張推官欲造檠戟。云舊出門下。此人洩官廉善。謹守其職。亦可自了。恐不見多年。要知本官行止。謹此拜聞。

又慶曆八年。

某頓首。仲春下旬。到郡領職。疎簡之性。久習安閑。當此孔道。動須勉強。但日詢故老去思之言。遵範遺政。謹守而已。其餘廡舍城池。數世之利。無復增修。完小小斯。不敢廢壞。爾今年蝗蝻稍稍生長。二麥雖豐。兩損其半。民間極不易。猶賴盜賊不作。伏恐要知。齷齪之才。已難開展。又值罷絕回易。諸事裁損。日憂不濟。此尤苦爾。南北遼遠。音信難頻。輒此忉忉。以頌視聽。慙悚慙悚。

又皇祐元年。

某頓首啓。自去春初到維揚。嘗因蔡中孚人行奉狀。自後區區不覺踰歲。卽日春暄。不審尊候動止。何似。某昨以目疾爲苦。因少私便。求得汝陰。仲春初旬。已趨官所。廣陵嘗得明公鎮撫。民俗去思未遠。幸遵遺矩。莫敢有踰。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盛美。爾大明井曰美泉亭。瓊花曰無雙亭。汝陰西湖。天下勝絕。養愚自便。誠得其宜。然尸祿苟安。何以報國。感愧或愧。邊防之事。動繫安危。伏乞經略之餘。爲國自重。

又皇祐二年

某頓首啓。冬寒伏惟台候萬福。脩前在穎。曾一拜狀。尋以移守南都。苦於當道。頗闕修問。徒切瞻思。專使枉道。手書爲賜。佩服感慰。何可勝言。北俗蒙惠。邊防有條。宜歸大用。以及天下。不勝禱望之至。謹奉狀鈇謝。

又皇祐二年

脩啓。辱示諭邊備有倫。此已得之傳者久矣。閱古事蹟。尤見大君子之用心。動必有益於人也。盛製記文。并孔子廟嶽廟等記。並於杜公處竊覽。已獲祕傳。然私怪明公見遺。獨不見寄。謂於庸鄙有所惜者何邪。見索亂道。敢不勉強。苟得附方尺之木於梁棟間。寓名諸公之後。爲幸多矣。所恨文字汗公好屋爾。前在穎。承示碑文甚多。愧荷之懇。已嘗附狀。今者人至。又惠宋公碑二本。事蹟辭翰。可令人想慕。張迪碑并八關齋記。此之所有。聊答厚賜。某惶恐。

又同前

某啓。冬候凝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十二日所遣人至。伏承賜書。誨諭勤勤。且榮且感。嗣以近製石本。俾之拭目。信所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則前之干請。誠不爲非也。惶恐惶恐。公之德業。固已偉然於當世矣。而今又以文章筆札。垂示不朽。伏讀展玩之際。因思窮邊武俗。耳目乍此。矍耀其喧。傳驚動。宜如何。



哉。後世之見者，想公爲人魁傑雄偉，又宜如何哉。說者謂天不以全美賦人，某不信也。某自夏入秋，苦於親疾，以故久不修問，謹因人還，附此爲謝，伏惟幸察。

又皇祐三年。

某頓首啓。自夏迄今，以老母臥疾，營求醫藥，加以京東盜賊縱橫，朝廷督責甚急，公私多故，遂闕拜狀。中間伏承陞職留任，亦以無由馳賀，但深悚仄而已。專人至，辱書爲賜，具審爲朝自重，日膺多福，邊隅已熟，恩信兵民已安衣食，當還廟堂，以副公議。此非小子之私祝，真切真切。富公移蔡，亦便親而請也。恐却以親疾難於移動，未嘗求徐，然此歲滿得徙，亦其幸也。某再拜。

又皇祐四年。

某叩頭泣血，罪逆哀苦，無所告訴，特蒙台念，遠賜誨言，雖在哀迷，實知感咽。昨大禍倉卒，不知所歸，遽來居穎，苟存殘喘，承賜恤問，敢此勉述。其諸孤苦，不能具道。秋序已冷，伏冀順時，爲國自重，哀誠所望。

又至和元年。

某啓。伏蒙寵示閱古堂碑三本，豈勝榮幸。公之德業，當施本朝耀青史，而刻金石，淹留邊郡，閑暇之餘，尙足以爲一方故事，煥赫塞上，竊顧小子亦得列於衆作之間，既足爲榮，亦可愧也。感悚感悚。范公人之云亡，天下歎息，昨其家以銘見責，雖在哀苦，義所難辭，然極難爲文也。伏恐要知。

又同前

某啓。近范純仁寺丞見過。得覩所製奏議集序。豈勝榮幸。文正遺忠。獲存於不朽。亦勸善之道也。某亦爲其子迫令作神道碑。不獲辭。然惟范公道大材閎。非拙辭所能述。富公墓刻。直筆不隱。所紀已詳。而羣賢各有撰述。實難措手於其間。近自服除。雖勉牽課。百不述一二。今遠馳以干視聽。惟公於文正契至深厚。出入同於盡瘁。竊慮有紀述未詳。及所差誤。敢乞指諭教之。此繫國家天下公議。故敢以請。死罪死罪。

又同前

某啓。昨自居憂服除。便得召。乃敢離穎至都。見日。便乞蒲同。朝旨俾留。遂領銓筭。尋以引人事遽。出同州。入辭之際。恩旨又留。且領殘書。旣而遂被茲命。孤拙多艱。無所補報。屢召論議。常躓上聰。寵祿難忝。若何爲效。恐終碌碌。以爲知己之羞。久不拜狀。出處多滯。故敢略序。范公碑如所教。悉已改正。但候橋川檢得。希文奏議。實在賊界。恐知之。某又上。

又同前

脩啓。昨自服除。召還闕。出處不定。皆由蹇拙使然。諒惟悉察。自忝此職。嘗於遞附啓爲謝。某衰病。鬢髮悉白。兩目昏花。豈復更有榮進之望。而天下責望過重。恨無所爲。進不能補益朝廷。退不能一作得決去。恐碌碌遂爲庸人。以貽知己之羞爾。夙夜愧懼。不知何以見教。願聞誨勒之言。真切真切。

師魯及其兄子漸皆以今年十二月葬。某昨爲他作墓誌，事有不備，知公爲作表甚詳，使其不泯於後。大幸。大幸。范公表已依所教改正，只是大順時，檢得希文當初奏議，是在賊地中，伏恐要知。

又嘉祐元年。

某頓首啓。秋暑尙繁，不審三司尙書尊體動止何似。伏覩制書，以天下之計，資天下之才，雖未足以施變稷一作契之業，致堯舜之道，以興至治，以副具瞻，而天災水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上有以寬旰食之憂，下有以救飢寒之急，此縉紳之君子，閭巷之愚民，所以聞命之日，欣歡鼓舞，而引首北望，惟恐來朝之緩也。脩言不足信於人，才不足用於世，事有不得已而未能引去，徒與衆人同其喜慰，伏計大旆卽日在塗，伏惟爲國自重，謹奉啓咨候，不宣。脩頓首再拜。

又嘉祐三年。

某頓首啓。自明公進用，雖愚拙，有以竭其思慮，效萬一裨補之，而久無一言，甚可責也。今竊見國子監直講梅堯臣以文行知名，以梅之名，而公之樂喜，宜不待某言，固已知之久矣。其人窮困於時，亦不待某言而可知也。中外士大夫之議，皆願公薦之館閣，梅得出公之門，一美事也。公之薦梅，一美事也。朝廷得此舉一美事也。某不敢以一言而讓三美，故言之。雖公而不敢洩，公賜擇焉，惶恐惶恐。

又嘉祐平間。

某啓。兩日不奉宴言。豈勝瞻系。伏承台候稍爾愆和。不審晚來起居何似。氣脈小小留滯。微行必遂清康。旦夕拜見。且此拜聞。

又前。

某頓首啓。數日不奉餘論。竊承台候微傷風冷。喜已康和。秋暑尙有殘歎。更冀特加精攝。無由咨候賓次。謹勒此馳啓上問。過旬休。必獲瞻奉。茲不盡區區。

又治平元年。

某啓。不奉顏色。忽已經旬。霜寒伏惟台候動履清福。竊承表啓累上。聖意決不少疑。量斯勢也。似非辯說可入。莫且當勉屈高誼。兼副中外人情否。某衰病最宜先去者。尙此遲疑。矧公繫國體重。豈可輕議。昔人歎好事難必成。皆此類也。旦夕瞻近。姑此以道愚見。幸高明裁察也。惶恐惶恐。

又治平元年。

某啓。晚來伏承台候萬福。辱簡誨。俾撰先令公真贊。前世文人喜爲聖賢記述。蓋欲自託以垂名。矧盛德清芬。備載史牒。但恐衰病久廢筆硯。不能稱道萬一。當試勉強以應嘉命。值夜草草。

又前。

某啓。承教俾作魏國令公真贊。屢日杼思。不勝艱訥。蓋以鉅德難名。非委曲莫究萬一。而滯於簡拙。遂至

窘窮實辱嘉命。惟負慚恐。勉自錄呈。

又治平年。

某啓。某以私門薄祐。少苦終鮮。惟存二姪。又喪其一。衰晚感痛。情實難勝。仰煩台慈。特賜慰卹。豈任衰感之至。酷暑復盛。伏承台候萬福。來日參假。當奉言侍。謹且附此敘謝。

又治平年。

某頓首啓。不獲瞻奉。忽復數日。秋暑伏承台候萬福。某以餘毒所攻。頸頰間又爲腫核。第以不入咽喉。比前所苦差輕。旦夕欲且勉出。重煩台念。特賜存問。不勝感愧區區。謹奉此敘謝。

又治平年。

某啓。不獲瞻見。等閑數日。餘暑尙繁。不審台候動履何似。竊承有外訃之戚。方此炎熾。伏冀節損悲悼。爲朝自愛。無由馳謁門屏。謹奉此陳慰。

又治平年。

某啓。至日不獲展慶。不勝馳情。伏惟履長納吉。爲國耆老。永副中外之具瞻。某所苦悉已平。蓋得節假中飽於將理。尙煩憂恤。手筆存問。其爲感激。併留面敘。人還粗布萬一。

又治平年。

某啓。日夕風凜。伏喜台候萬福。重辱手誨。仰認意愛之深。某所以欲速出者。蓋家居不遑安爾。謹當更與醫工審議。昨亦有一劑。乞更寬數日。皆寂然。所以尤難安處。或因方便。特爲略言及。豈勝大幸。承諭曾見與叔平簡拙疾。更不復云。惟乞不賜憂軫。惶恐惶恐。

又治平四年。

某啓。不侍台席。忽復彌旬。經節伏承動履清福。杜門俟命。已上三表。便值休假。方欲旦夕馳布懇誠於左右。忽辱惠一作誨。翰感慰兼深。某去就之際。不惟果於自決。而相知者皆勉以必走不疑。亮公見愛素深。意必不殊也。此來賴君相之明。爲之辨別。皎然明白。中外無所疑惑矣。則某之引去。不嫌稍速。所推恩禮。不<sub>必</sub>過優。使災難中遂逃禍咎。而保安全於始終。蒙德不淺矣。區區所欲述者。此爾。伏惟幸察。

又治平三年。

某啓。早暮遂涼。伏承台候萬福。昨日辱以相臺園池記爲貺。俾得拭目辭翰之雄。粲然如見衆製高下。映發之麗。而樂然如與都人十女遊嬉於其間也。榮幸榮幸。畫錦書刻精好。但以衰退之文。不稱爲慚。而又以得託名於後爲幸也。衆篇一時盛事。往往佳作咸得珍藏。豈勝感愧。昨夕偶數客坐中。不時布謝。惶恐皇恐。謹奉此咨啓。

又嘉祐八年。  
譏寘此。

某頓首啓。板橋忽遽攀達。忽復旬浹。氣節遂爾寒凝。伏惟台候萬福。龍旌卽路。幸此晴明。然而跋履之勞。事務叢委。竊計倍煩神用。乞爲朝自重。以副傾依。下情區區。

又治平四年。

某啓。冬序始寒。不審台候。動止何似。竊承懇請之堅。遂解機政。處大位。居成功。古人之所難。公保榮名。被殊寵。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讒謗自止。過於周公遠矣。然而朝廷虛則元老遽去。私自計則孤危失恃。此不能不惘然爾。其他區區。非筆墨所可旣。惶恐惶恐。

又同前。

某啓。自承遂解機政。出鎮便郡。尋奉拙記。計已通呈。遽審殊命優禮。悉已懇辭。又當馳賀也。某藏拙於此。幸亦優閑。而衰病侵攻。略無寧日。歸心愈切。然素計亦稍有緒也。竊計大旆非晚啓行。無由瞻望。寒中伏冀爲國自重。區區不宣。

又熙寧元年。

某啓。東州難得酒村。郡醞不堪爲信。惟羔羊新得法造。又以傷生不能多作。然謂此一無字其味尙可少薦樽俎。輕瀆台嚴。惶恐惶恐。

又熙寧二年。

某頓首。嚮嘗以拙惡應命。深愧唐突。乃蒙不鄙。以之刻石。得子履鉅筆。錯之佳處。因公勝迹。託附之傳。其爲榮幸多矣。感惕感惕。某近秋冬以來。目病尤苦。遂不復近筆硯。小詩亦不曾作。心志蕭條。但思歸爾。承諭臟腹多不調。更乞節慎飲食。酒能少戒。尤佳。某一向不飲。遂不復思。無由少侍談席。區區不布萬一。

又熙寧二年。

某啓。專使至。獲捧台翰。伏承經寒。動止萬福。下情欣慰。某以病目艱於執筆。稍闕拜問。其爲傾嚮之勤。則未始少怠也。某幸東州歲豐事簡。居已踰年。已再削乞陽壽。蓋陳蔡勢難乞。惟壽近穎。亦便於歸計。爾益遠旌榮。新春伏惟爲國保重。

又熙寧三年。

某頓首啓。近昨過鄆。瞻望留都。纔三四驛。因假急足拜問。粗布區區。不謂遠煩專介。直走淮濱。誨諭勤勤。仰認意愛。兼審秋寒。台候動止萬福。下情豈勝感慰。脩過穎少留。以足疾爲苦。不久勉之官守。情悰索然。素志未遂。其餘鄙冗。莫道萬一。惟乞爲國自重。以副具瞻。

又同前。

某啓。某去秋留穎月餘。嘗因急足還府附狀。自爾勉力病軀。祇赴官所。忽忽遂見窮臘。卽日凝凜。伏惟鎮撫之餘。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上恩。察其實爲病瘁。得蔡如請。土俗淳厚。本自閑僻。日生新事。條目固繁。



然上下官吏畏罰趨賞不患不及而老病昏然不復敢措意於其間若郡縣平日常事則絕爲稀少足以養拙偷安俟日而去爾甚幸甚幸荷公見愛之深欲知其如此爾歲暮雪寒伏乞爲國加愛

又同前

某啓立朝雖久忝冒實多而未有卓然可稱於人者蒙公愛念贈以嘉篇語重文雄過形褒借何以克當但祕藏榮感而已拙句唐突大匠出於勉強慚恐慚恐某自至蔡遂不曾作詩老年力盡兼亦憂畏頗多冀靜默以安退藏爾

又熙寧四年

某啓近嘗奉記粗布區區竊計已投几格專使忽至特枉親翰伏承經寒鎮撫之餘台候動履萬福豈勝感慰之極某衰病如昨老年憂畏旦暮未去間俛默苟偷如前書所述爾忽忽又見新春惟乞爲國愛重以副中外瞻倚之望

又同前

某啓辱賜齋醞尤爲醇美第小邦鮮嘉客老病少歡意不得如侍台席時豪飲之量爾可歎可歎近以序傳拜呈塵浼聽覽蓋嚮在穎因欲遂留而當權者猜忌聊以自解爾進退之間其難如此可懼也千萬保重以慰勤企

又同

某頓首再拜。近急足還。府奉狀。粗布謝懇。新正令節。限以官守。無由一廁賀賓之列。元勳柱石。神明所相。百福來臻。春氣尚寒。伏惟爲朝愛重。上副眷倚。下情祝頌之至。

又同

某啓。時承寵示歸榮等五篇刻石。俾遂拭目。豈勝榮幸。唐世勳德。鉅公爲不少。而雒文逸翰。兼美獨擅。孰能臻於斯也。某以朽病之餘。事事衰退。然猶不量力。不覺勉強者。竊冀附託以爲榮爾。見索拙惡。不能藏默。謹以錄呈。慚罪慚罪。某又上。

又同

某啓。向嘗輒以拙詩。塵浼台聽。尋蒙特賜寵和。不惟以慰寂寥。而雒文大句。固已警動人之耳目。屬閑居杜門。難遇信使。遂稽布謝。豈勝感幸。愧恐之至也。因王郎中詣府的便。少道萬一。

與富文忠公

彥國天聖  
明道間

某頓首白。彥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疽。爲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相別時。屢一作累累邀聖俞語。謂書者。雖於交朋間。不以疏數爲厚薄。然既不得羣。

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用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唾降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不能勉強。嚮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尙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一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啻飢渴。故不能不怵怵也。秋暑差盛。千萬自愛。

又嘉祐元年。

某啓。暑雨不審。台候何似。有蜀人蘇洵者。文學之士也。自云奔走德望。思一見而無所求。然洵遠人。以謂某能取信於公者。求爲先容。旣不可却。亦不忍欺。輒以冒聞。可否進退。則在公命也。

又嘉祐七年。

某啓。慰疏已具。如別春候。暄冷不常。不審孝履何似。伏惟以時順變。徇禮節。哀上副人主之眷懷。下爲士民自重。某自承乏東府。忽已半歲。碌碌無稱。厚顏俯仰。尙思一有論報而去。然勉強庸拙。不知所爲。苟終止若斯。顧亦安能遲久。不待彈劾。常自爲計也。未知尙有可教否。無由瞻近。豈勝下懷。時事多端。伊洛過客相踵。必有能道其大概者。其他委細。亦非筆墨可殫也。謹因遣人。萬不布一。某又拜。

又嘉祐八年。

某頓首啓。近馳賀懇。少布私誠。伏承大旆已及近郊。道路盛暑。竊審台候萬福。實慰區區瞻跂之勤。朝廷新有大故。時事多艱。舊德元臣。與國同體。馳騎奔走。不惟出處之節得宜。與來者爲法。康時濟物。愚智所同。有望於馬首之來也。餘如前書所述也。旦夕當得瞻見顏色。第因張師遠行。不可無書。謹奉手啓。咨問。

又同  
前

某啓。忽承手誨。以屢辭新命未得請。俾有所開陳。敢不如教。然愚竊以公自元宰還首西樞。懇請而從。則恩典未見其過。但公以避災爲意思。欲深自退抑。此與上待元老之意。本不相爲謀也。亦竊見初一劄。自後更不降出。上亦未嘗語及。豈非事已決定。無可商量邪。若德音有所詢。當具道如所教也。秋涼。喜承台候萬福。謹奉此不宜。

又治平  
二年

某啓。餘暑未祛。伏承台候動履清福。人至辱賜簡。豈勝感服。自公在告。爲常制所拘。不得時伸候見。固以爲恨。今者大旆當西。不一造門下。竊意不近人情。兼料諸公意必同此。所以雖承誨勒。未敢聞命也。皇恐皇恐。人還。謹此不宜。

【與韓忠獻王第一帖】尊候一作尊體以問一作候問

【第九帖】曾一拜狀曾一作曾

【第十五帖】拙辭一作拙訥

【第十九帖】自明公三字上。一有伏字。

【第二十二帖】尙此一作尙爾。

【第二十五帖】仰煩一作特煩。一作特賜。一作曲賜。

【第三十五帖】酒村村疑作材。

【第四十二帖】不得一作不復。

卷二

與晏元獻公同叔慶曆七年。

某啓。孟春猶寒。伏惟判府相公尊體動止萬福。前急足自府還。伏蒙賜書爲報。且承臨鎮之餘。日有林湖閒燕之樂。此乃大君子以道出處之方。而元老明哲所以爲國自重之意也。幸甚幸甚。有魏廣者。好古守道之士也。其爲人外柔而內剛。一作內剛而外柔。新以進士及第。爲滎陽主簿。今因吏役至府下。非有它求。一有也字。直以卑賤不能自達。欲一趨門仞而已。伏惟幸賜察焉。不備。某再拜。

又皇祐六年。

某叩首。孟春猶寒。伏惟留守相公。大學士動止萬福。某罪逆不孝。不自死滅。猶存喘息。自齒人曹。近者輒以哀誠。具之號疏。台慈軫惻。憐念孤窮。亟遣府兵。賜以慰答。有以見厚德載物。無所不容。求舊拾遺。雖弊不棄。捧讀感涕。不知自己。內惟孤賤。受賜有年。豈獨茲時。乃爾怛蓋。以感激臨紙。發於其誠。而不能止也。留務清閑。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饋下情區區。謹因人還。附以叙謝。某再拜。

與杜正獻公

世昌慶曆五年

某頓首啓。仲夏毒熱。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某蒙國厚恩。任責尤重。迨此暮歲。曠無所聞。不惟上辜陶鈞。實亦慚愧。知己。瞻望門館。豈勝區區。然自東藩下車。已累月。而尙稽脩問。左右之禮。蓋其進不能爲朝廷辨邪正。而使讒言勝於公議。退亦何所述。其私焉。用此彷徨。非懈怠也。伏以大臣出處。自繫時事。惟望爲國自重。以享多福。卑情不任禱頌懇切之至。謹奉啓起居。伏惟幸察。

又慶曆八年

某啓。仲夏毒熱。不審相公閣下尊體。動止何如。某昨蒙恩。自滌徙揚。揚古名都。嘗多鉅公臨治。憶爲進士時。從故胥公自南還。舟次郡下。遊里市中。但見郡人稱頌太守之政。愛之如父母。某時尚未登公之門。然始聞公之盛德矣。因竊歎慕不已。以爲君子爲政。使人愛之如此。足矣。然不知公以何道而能使人如此。又不知使己他日爲之。亦能使人如此否。是時天聖六年冬也。去今幾二十年。而幸得繼公爲政於此。以

價夙昔歎慕之心而其材薄力劣復何能爲徒有志爾相公道德材業著於天下。一郡之政不足多述。因小生之幸遂以及之。聊陳始末。不覺言繁。恐悚恐悚。拜見末由。伏惟爲國自重。

又皇祐元年。

某啓。孟秋猶熱。伏惟致政相公閣下尊體動止萬福。昨者某以目疾爲苦。自揚州來穎。至此經時。關於奉狀。蓋以目疾一作目病無惊。私門多故。然其企望門館。何日而忘。頃自去冬子美之逝。賢人不幸。天下所哀。伏計台慈。倍深痛悼。某年方四十有三。而鬢鬢皆白。眼目昏暗。慈母垂老。羸病厭厭。身世若斯。國恩未報。每以自念。慨然興嘆。知遇至深。敢茲瑣碎。皇恐皇恐。秋暑未退。霖雨爲災。伏惟順時倍加保重。卑情所望。不任區區。謹奉啓起居。

又同前。

某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某幸得守官近郡。當時欲奔走候問起居。而自秋以來。老母臥病。郡既僻小。絕無醫藥。逮冬至之後。方得漸安。由此踰月。曠闕書啓之禮。蕞爾小子。蒙德有年。瞻望門牆。何日而已。伏願順時自重。以迎遐福。以隆壽考。卑情不任區區。謹奉啓咨問。

又皇祐四年。

某啓。前月初。專於郡中借人拜問。不謂至今不達。必以大水爲阻。急足至。伏喜秋來。台候萬福。得贊善書。

承頗多故。亦云微恙。今必已平康。諒煩台慮也。隴示寄君謨唱和詩。并梅書。豈勝珍荷。梅君窮困。晚遇真知。不爲否也。某此苟活。但葬事未有涯。大事惟此。固難容易。自秋來。忽患腰脚。醫者云。脾元冷氣下攻。遂勉從教誨食肉。古人三年不食鹽酪。誠有愧也。不孝不孝。延陵葬子。孔子猶往觀之。蓋君子於哀樂喜怒。必有可觀。以爲人法也。今世士人居喪。不及處多。風俗久弊。恬不爲怪。心常患之。不意自犯名教。然存身亦以奉後。此蒙寵誨之意也。荷見憂愛至深。不覺言多。死罪死罪。某上。

與曾宣靖公

明仲慶曆五年

某啓。山郡僻寂。習閑成懶。凡於人事。幾廢絕。前者送起居院文字。人回。特沐手誨。違別茲久。伏承德履甚休。可勝慰浣。某居此。雖僻陋。然奉親尸祿。優幸至多。愚拙之心。本貪報國。招仇取禍。勢自當然。然裨補未有一分。而緣某之故事。起多端。有損無益。可爲媿歎。今而冒寵名。飽食自便。何以爲顏也。未期良會。冬冷保重。

與呂正獻公

晦叔皇祐二年

某啓。別後人還。兩辱書。暑中喜承寢味多福。某十三日受命。與孫公易地。此月下旬。當行劾官。不憚宣力。苟爲公家。何所不可。若區區應接人事。以避往來之謗。祇恐違其天性。難久處也。西湖宛然。再來之計。不難圖。而與賢者共樂。知其不可得也。秋涼。惟冀保重。



又熙寧年。

某啓。某以衰病之質。幸此優閑。中性易習。遂成懶墮。嚮審召還禁林。固與士大夫同其慶忭。而久闕馳誠。特知之厚。必不罪其疎慢也。辱書重增感愧。未涯瞻邇。漸寒爲國自重。

又熙寧三年。

某啓。養拙東州。久自藏縮。加之病苦廢事。遂闕拜問。比者得請淮西。道出治下方俟及疆。奉狀行次南郡。一作都。遽辱賜教。其爲感愧。何可勝言。仍審坐鎮之餘。動履多福。某衰晚之年。蒙上信其實病。不以避事爲責。而從其所欲。恩出萬幸。何感如之。餘不復云。皆留面布。

又熙寧五年。

某啓。晴陰不常。不審動履何似。前日四望。一賞羣芳之盛。已而遂雨。古人謂四樂難并。信矣。十三日欲枉軒騎。顧訪。蓋以草堂僅成。幸一光飾之爾。謹此咨布。餘留面敘。

又同前。

某啓。昨晚辱教。答承齒疾尙未平。若苦不敢勸酒。莫可略枉顧否。蓋欲少接清論。不主於酒食物。亦令減滋味也。矧茲疾。某亦嘗苦。每蒙寬假也。更此咨啓。

與程文簡公天祐年。

某啓。哀誠迫塞。不敢時通記問。蒙存錄過厚。荷知有素。不當煩述也。賤累往來鎮下。特承差人送至。及勞賜稠重。祇以愧感。佳釀拜惠甚頻。增視增覲。衰病咫尺。未由號一作就見。依依戀戀。

又至和元年。

某頓首啓。依戀之懇。略布具前。大暑中特煩眷接。累日連夕。不見倦色。私懷感著。非一二所可陳。舟行病酒。累日不解。府人屢還。皆不能奉啓。纔過長平。遂苦大熱。比及都下。俗狀益勞。瞻想清宴。其可再得。餘當續具咨目。茲少敘。依依不悉。

又至和二年。

蒙頒寄佳釀。感愧非一。京師日苦俗狀。無復清思。臨觴之樂。未始有之。思去歲留奉清歡。不覺已葦年矣。柳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爲他日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拙訥。直以多事。忽忽殊所不暇。秋涼必償素願。得次詩榜之末。亦大幸矣。

又同前。

某啓。昨得請淮西。方作書乞舟。謀出府下。冀得一奉顏色。私懷喜幸。何可勝言。而改職未謝。恩旨復留。孤拙無庸。於時何報。進退遑遽。莫知所爲。重以屢煩朝聽。未敢輕有所陳。覲顏周行。碌碌而已。荷公愛顧。非比他人。出處之節。不敢自默。時事日新。未知如何。區區非紙墨所布也。秋熱惟乞以時爲國自重。

又同

某啓。忽忽久疎奉問。近以被命出疆。初緣持送御容。須一學士同列五人。皆以曾往。遂不敢辭。繼以虜中凶訃。義益難免。然冒風霜。衣皮毛。附火食麵。皆於目疾有損。亦無如之何。比者當馳問。示諭柳湖嘉致。誠願有所述。以姓名附見爲榮。北行馬上。當得杼思。偶祕書歸省。願治行計。隨分牽率。鄙懷不能盡萬一。

又至和元年。

某頓首。伏承台誨。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豈勝愧恐。某才識卑近。豈足以鋪列世德之清芬。然蒙顧有年。義不得辭。其如大懼不稱所使。以辱執事。是用進退惕然。餘當詣節下受教。舟船荷德無已。

又同

某啓。辱賜問。并錄到贈告。屢煩台端。悚仄可知。所要碑文。今已牽課。衰病無悰。言無倫理。不足以揚先烈。愧汗而已。某自病起益疲。不能復舊。豈遂衰邪。碌碌處此。思去未果。但思明公柳湖春色。不得陪俊騎爲恨爾。大用猶稽。時事多端。思見舊德。物論如此。非諛也。未間樽俎爲適。亦有嘉趣。臨紙區區。不能盡。惟冀爲國珍重。

與孫威敏公元規。皇祐四年。

某僦居西郊。苟活無求於世。號奉几筵而已。諸事無便不便也。幸無恤。祇如卜葬茫然。未有涯。然汲汲須

於明年了却。某邇來自昏。略辨黑白。耳復加重。恐知之西行漸相遠。哀苦中瞻望依依。范杜二家之子。不歸京西。此不足怪。人事就易爾。仕宦子孫多在北。古賢亦皆如此。不以去就爲輕重也。某亦不忍以先妣有歸。子孫以遠。不得時省墳墓也。哀切哀切。

又同前

某叩首。急足自徐還。辱書承以七月首塗。大旆遂西。卽日秋暑。伏惟台候萬福。昨日范公宅得書。以埋銘見託。哀苦中無心緒作文字。然范公之德之才。豈易稱述。至於辨讒謗。判忠邪。上不損朝廷事體。下不避怨仇側目。如此下筆。抑又艱哉。某平生孤拙。荷范公知獎最深。適此哀迷。別無展力。將此文字。是其職業。當勉力爲之。更須諸公共力商榷。須要穩當。承公許作行狀。甚善。便將請諡。議官文書。有司據以爲議。大是一重公據。請早揮筆。祇見行狀。亦當牽率要之也。入對少留。應當西邁。殘暑千萬保攝。時乞惠問。以慰孤窮。

與蘇丞相子容同前

某啓。哀窮苟活。奄及仲秋。孤苦之心。何以自處。昨急足還府。嘗奉號疏。必達秋涼。寢味如何。昨聞入京。今必歸府。某此幸幼賤如常。相見未涯。嚮寒保愛。因人奉此不次。某再拜。推官學士執事。八月五日狀 昨大禍倉卒離南都來。不記料錢券曆何在。後來須繳納省中。不知省中曾催否。是王仲文手分。託與閭

之。

又同前。

某啓。近急脚子還。嘗奉訊。專人至。辱書。審秋寒以來。體況佳福。脩苟自存活。諸況前書具之。此不繁述。職租極荷掛意。前者爲料錢曆子承封送王仲文等狀。蓋當時作書。誤寫本爲添支曆爾。更說與問看。記得當時離南都時。似繳納了。恐未曾繳時。須要見歸着也。此中尋來。並不見故也。更爲王渭州織紗如何。亦告。因書批及見解。勝喜賢弟被薦。歲杪多愛。某再拜。職田絲十二兩。有公文。却送還府。

又皇祐五年。

某啓。近累累辱書。承夏熱幕中清勝。某居此以來。事緒累次書中。應悉。但卜葬心欲速了。而事未有涯。絕無人相助。又無弟姪可使者。茫然中心。未知所措。吾弟替期。應亦不遠。公租極小事。煩挂意。悚悚。苟圖存活。所須至鮮。然有不得已處也。窮居危坐。病目眊然。無以度日。又爲一妹喪夫。惻然無依。居處相遠。力未相及。添此一重煩惱。爾人還作書回謝。事多未能。子細思渴思渴。

又〔疑〕

某啓。晴色可佳。必遂出城之行。泥濘竊惟勞頓。清明之約。幸率唐公見過。喫一椀不托爾。餘無可以爲禮也。專此不宣。

又【疑】

某啓。雨晴便苦客多。牽強攀和盛篇。已不能如韻。實愧於詩老也。早來承見問所聞。再三疑惑。不審何事。彼有所傳。幸以爲示也。爲客在門前守定。寫簡不成。悉之。

又【疑】

某啓。拙詩趁韻。有梅二之業病。無其工也。早來許行香後見過。何爲復輟。所欲示者何事。來日能見。願否。行香後乘涼。枉駕作一盃飯奉待。却有絕品茶數種可試。若所說事不妨時。幸就近約介甫同來爲幸。惟以方上號請告。不敢聚飲爾。其他並無害批示。某再拜。

又治平四年

某啓。近嘗奉狀。急足還。并遞中併捧惠問。所以慰誨存恤之甚厚。兼審經暑動履多福。乃誠瞻嚮。欣感可量。汴流駛激。承使舟卽日東下。得與民吏奔走道左。豈勝馳情。謹先奉此攀迎。伏惟幸察。不宣。

又同前

某啓。某以孤拙。蒙上恩憐。予之一州。俾養衰朽。又得在使部。遂依公庇。頓安危心。豈勝天幸。某至此已數月。幸歲豐盜息。民事亦稀。蝗蝻不多。隨時撲滅。承齋貽下。汴首及弊封。當得親受約束。面布懇誠。謹因迎迓人行。姑此上問。尊候不宣。

余皇祐庚寅歲爲南都從事。會樂安公來守留司。以余乃昔所舉送進士。待遇特厚。府中之務。皆以見屬。嘗謂余曰。愛君至誠。喜得共事。故事事奉諉。必不憚煩也。又嘗親書余考牒曰。才可適時。識能慮遠。珪璋粹美。是爲邦國之珍。文學純深。當備朝廷之用。又其所遺書簡。往往指事詰難。盡其底處。余亦荷其知照。於論議間。纖悉無隱。前後諸帖。雖祕藏之。或爲親識攜去者多矣。今聞公薨。謝感舊愴懷。不能已已。因索巾楮。尙得數十紙。命工裝背。庶幾藏於久遠爾。熙寧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東陽郡思堂丹揚蘇頌子容題。

予在樂安幙府二年。日接論議。聞所未聞。府事之外。則章奏書疏。悉以見託。至於私家細故。亦多詢其何如。故其簡札丁寧委曲。雖至親亦不過如此。自公之薨。予每與親舊語言。未嘗不及之。抑其風尙之可懷。故彌久而不能忘也。蘇頌子容題。

與王文公介甫嘉祐年

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爲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卽日春寒。奉太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某自新春來。日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爲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又嘉祐三年

某啓。近託揚州附書。必達。自拜別。無日不瞻企。秋氣稍涼。伏惟尊候萬福。毗陵名郡。下車之始。民其受賜。然及侍親爲道之樂。日益無涯矣。某快快於此。素志都違。諸公特以外議爲畏。勉相留。古之君子。去就乃若是也。呂惠卿學者。罕能及。更與切磨之。無所不至也。因其行。謹附此咨起居。

又嘉祐元年

近得揚州書。言介甫有平山詩。尙未得見。因信幸乞爲示。此地。在廣陵爲佳處。得諸公錄於文字。甚幸也。賢弟平甫秀才。不及別書。愚意同此。前亦承惠詩。多感多感。

與韓獻肅公子華嘉祐六年

某啓。多日思致。問近見發遣使臣來。請公用物。呼渠欲附書。待之終不至。遂以稽滯。不審秋涼所履何似。某碌碌無所稱。遂爲朋友之羞。第以體難輕發。當更小忍。慚爾君謨。自南歸。幡然一翁。但喜其病渴。且止。遂當安也。仲儀頑健如故。惟不能屢相見。交游索漠。子華豈當久外。何時來歸。未問。因風時枉數字。猶足以慰衰病之懷。竊冒寵榮。不知爲樂。但覺其勞。與負愧爾。茶三二種。託賢弟致達。勿罪少。邊州早寒。惟爲時自愛。公儀云。謝禮闈唱和。已失二梅。可歎可歎。

與韓門下持國至和二年



承已受命。未克馳賀。蓋以治行徙居。日併牽率也。陰雨體況佳否。小詩幸同作。以送介甫。因出見過。思仰。某再拜。十三日。何時可入史院。幸先示諭爲望。

與吳正獻公

冲癩嘉祐六年

某啓。奉別忽見新歲。辱書承經。寒動履休勝。某以孤拙之姿。不求合世。加以衰病。心在江湖久矣。此交親所共亮之也。茲者邊叨誤選。實出意外。任責已重。而無素蘊。不敗何待。見愛深者。但可弔也。不然。何以教之。惶恐惶恐。新春保愛。以副瞻祝。某再拜。

又嘉祐八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奉狀。辱書承經。暑動履清和。併深慰戀。近審將漕京西。但欣按部過都。當遂瞻見。亦承曾有章奏。必難遂高懷。莫且勉就否。某自春涉夏。以小兒女多病。不無憂撓。加以待罪碌碌。不知所爲。情緒蕭索。無復前日。唯握手一笑。庶幾尙慰衰殘。豈勝企望也。未間盛暑。爲時自重。人還草率。爲謝不宣。

又同前

某啓。公私多故。稍闕致問。自因山赴役。事非素料。每見奏削。足知勞慮也。亦承邇來頗有倫緒。諒非精敏不能濟也。某以衰朽。謬膺器使。當此多艱。未知何以免於罪戾也。卽此衰病之餘。與兒婦輩各安。恐知。

又治平四年

某啓。遠遠台席。忽復更時。秋暑尙繁。不審動履何似。某向以孤危之迹。當羣論洶湧之時。獨賴至公。遏以清議。保全至此。恩德可量。赴職以來。日享安逸。茲爲受賜不淺矣。乃情傾嚮。豈勝區區。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又熙寧四年

某啓。感激之誠。已具前幅。某十七日受命。行裝素具。適值久雨。積水爲阻。三五日始遂東歸。某此來。恩數出於望外。然猶有私門合乞恩澤。上煩朝廷。幸乞留念。一作意蓋他門不敢言。恃以親契。皇恐皇恐。某又上。

又治平元年

某啓。多故稍闕。致問。辱書感愧。新正竊承動履休福。貴眷各安。某與兒婦等幸如宜。第苦殘衰。齒牙搖脫。飲食艱難。殊無情況。爾京西忽已踰年。承見諭。謹當誌在下懷也。過年賓客書題。益集日益。區區修報草率。不以爲罪。春和惟以時慎愛。

又熙寧五年

某頓首啓。某田野之人。自宜屏縮。而況機政方繁。猶蒙曲記其生日。貺之厚禮。仰佩眷意之篤。感懼交并。某以衰病退藏。人事或不能勉力。交親必賜寬恕。謹此以代布謝之萬一。

又熙寧五年

竊承懇章屢上。而中外瞻矚方切。恐未能遽遂高懷也。近叔平自南都惠然見訪。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絕稀。始知風月屬閑人也。阿有會老堂三篇。方刻石。續納。兒子在宅叨聒。感愧感愧。

與吳正肅公長文嘉祐二年

某啓。前日齋所。却成叨聒。累日宿齋不易。承手教存問。雨勢不減。去年弊居上漏。下浸壓溺。是憂更三數日。如此當須奔避。皇皇不知何適爲可。居京師其況如此。奈何奈何。承惠奇物。遠來更要新。如何可得也。阿感著感著。人還謹此不宣。

又同

某再拜。累日不瞻奉。渴仰可勝。酷暑中承氣體清適。某自初旬內。嘗冒熱赴宿。爲暑毒所傷。絕然飲不得。加以腹疾時時作。遂在告數日。前下牒子欲見。以虛羸未任。遂復中止。更三五日。當出承手教存問。感慰感慰。謹此奉謝。

又同

某啓。在告累日。不獲瞻見。尤所企渴。辱教承餘寒體氣清佳。衰病極不自勝。左臂疼痛。繫衣搯笏。皆不得。懇告諸公。幾乎乞骸也。何暇復顧外論如何哉。承見諭。感仰感仰。乍出事叢。草草不悉。

又嘉祐四年

某啓。承奉祠齋宿喜體候清休。某參假方三日。左眼臉上生一瘡。疼痛牽連右目。不可忍。旦夕未止。又須在告。屢廢職事。豈得安穩。諸公不諒。未肯令罷。奈何奈何。承惠佳篇。甚釋病思。和得納上。目痛甚。書不得。勿訝。

又同前

某病中聞得解府學。如釋籠縛。交朋聞之。應亦爲愚喜也。請外又須更作一節。般挈上下。重以爲勞。數日卜居稍定。遂得從公游矣。拙詩取笑。

又此帖乃是嘉祐三年二月誤實此

某啓。一兩日不奉見。伏惟體候清佳。孫明復春秋文字。知在彼傳錄。欲告借一兩冊。或彼中已寫了者。若或未寫到者。皆得。此中一二筆吏閑坐。必不久滯。某遂赴班荆。忽忽五七日。不相見。謹此不宣。

又同前

某啓。昨日聖俞處見一篇。又辱寵示。其鋒豈易當也。然自此極有工夫。却歸人道上也。呵云百司者。尙未見報來。不知的否。某已有祕閣唐書。使更無兼局。亦情願。臉瘡未愈。未得奉見。區區不悉。

又同前

某啓。昨日奉見。偶忘咨問。爲親戚喬孝本避嫌。當易局。乞早與施行。況武平郎君例甚近。幸冀留念。前時

亂道數篇。必已寵和。專令咨請。望付人也。忙不詳悉。

又同前。

某啓。在告久不瞻顏采。頓涼伏計。德履康裕。某病體得涼漸愈。思欲朝參。以奉言宴。而假故須初三日。方可出。昨見新制。京朝官不自下文字。令審官舉行磨勘。朝士唧唧。皆爲不便。某亦思之。有數節未便。蓋爲害甚廣。然不知長文曾留意否。始初莫與建議否。欲有所陳。未敢先此咨問。幸思而見教。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大旆東出。忽復踰時。春氣猶寒。竊承動履清勝。前約臨行。少留會話。終不克遂。至今爲恨。東土雨雪不愆。年豐俗阜。爲郡之樂。想亦無涯。某衰病日增。勉強碌碌。卒無毫分以塞咎責。奈何奈何。前日賞花釣魚。獲侍清宴。自景祐三年逮今二十六年。獲見盛事。獨恨長文不在爾。嚮暑政暇。惟以時自愛。因風惠問。以慰瞻渴。

又治平二年。

某啓。以公私多故。久不奉疏。秋暑伏承孝履支福。賢郎來。因得聞動靜。粗慰瞻企。然而倚廬遠去。城邑飲食非便。亦承臟腑不調。諒由蔬食所致。某向居憂於穎。每每因食素生疾。遂且食肉。然服除半歲。猶未平復。此在典禮。亦當從權。前時傳侍講還朝。尤病甚有羸色。久之方復。公奉侍慈顏。尤當勉彊間食少葷味。

以養助真氣。交舊奉祝。惟此爲切。餘不煩言也。亦知室居稍亦完緝。嚮寒更冀節哀慎護。以副瞻祝。

又治平元年。

某自春末家中疫疾。深夏甫定。遽此水災。驚奔不暇。僅有餘生。入今年來。兩目昏甚。屯滯百端。直以京師饑疫。復此水患。上心憂勞。正當竭力。未敢請外。其如無所裨補。其責愈深。奈何奈何。賜茶數餅。表信。然亦不宜多飲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暑伏已深。不審台候。動履何似。脩赴職已旬餘。幸歲豐盜賊衰息。地僻人事稀簡。蹇拙之迹。臨禍獲全。荷德已多。而又假以寬閑之處。俾養衰病之餘。其受賜亦不淺矣。昨過潁尾。蓋十五六年不到矣。而風氣之變。物產益佳。巨蟹鮮蝦。肥魚香稻。不異江湖之富。故毫雖名郡。而歸思不可遏也。固不待巢成而斂翼矣。公方上副聖君眷委之重。下爲善人良士所賴。惟爲國自重。以副區區。不宣。某再拜。

與蘇丞相子容皇祐年。  
〔已下續添〕

誠如所諭。甚善。早來所聞。是生開者。河道云太淺。却高如西面二尺已來。更請子細看過。或果如此。卽更須那工。開令深峻。方可行水。仍云大抵近東河底漸高。恐流水不快。千萬且與掛意。某兩日拖病。來日方可到城外。恐知之。某白子容足下。

又至和  
元年

某自去秋扶護南歸。水陸往還四千餘里。幸無風水之恐。得遂安耐。哀苦中獨力。粗如私願。其如水往陸還。奔馳勞苦。故自春多病。僅有餘生。中間承改秩。召試帖職。未遑爲賀。亦以哀苦杜門。少見人便。故也。卽日供職。奉親外。氣體休佳。某六月當勉從人事。未知所向何方。相見未可期。企仰企仰。因人不惜垂問。此外珍重。某又聞。哀苦中承示啓事。相知何必更如是。未禫除。稽於復謝。諒可情恕也。

又嘉祐  
七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爲政外體履安和。近又沐惠問。適以合宮大禮。前後事叢。不時致謝。第深感愧也。潁城佳郡。足以優賢。然當舒發遠大。則難久留也。未間。湖園亦少資清興。某衰病碌碌。厚顏已多。有名卽得引去矣。未果談款。初寒。以時慎愛不宣。某再拜知郡子容學士足下。十一月一日。

與杜正獻公慶曆年  
見英辭類藹

某頓首啓。仲秋漸涼。伏惟致政相公尊體起居萬福。前者所遣人還。伏蒙寵賜書答。因得備問起居之節。進退之宜。私心喜幸。何可勝道。淮南歲旱。飛蝗羣下。來自淮泗。至秋暑毒不解。不審治汴如何。更望順時倍保尊重。

又慶曆  
年  
見英辭類藹

某頓首。山僻少便。闕於修問。伏惟台候萬福。進士曾鞏者。好古爲文。知道理。不類鄉閭少年舉子。所爲近年文。稍與〔疑〕後進中如此人者。不過一二。閣下志樂天下之英材。如鞏者。進於門下。宜不遺之。恐未其實。故敢以告。伏惟矜察。

【與杜正獻公第一帖】尊候一作尊體

【第四帖】當時欲欲字疑

【與呂正獻公第二帖】瞻邇一作瞻近

【與曾宣靖公】幾廢絕一作幾至廢絕手誨一作手教事起多端一作事紛然多端

【與孫威敏公第二帖】請早一作早請

【與蘇丞相第三帖】思渴此下一有容足下十一月一日一十六字于簿知不安來。今應安也。見且伸意。帖後又有此一十四字

【與王文公第一帖】得相見三字一作得書

卷三

與趙康靖公叔平。至和三年。



某啓辱教并高郵二書不勝感刻足以仰見仁人之心惻物垂憫之深也方欲專馳人去請時暑重煩揮翰來旦併伸面謝人還姑此

又至和三年七月

某啓累日阻拜見不審尊候何似某爲水所滄倉皇中般家來唐書局又爲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欲却且還舊居白日屋下夜間上椽子露宿人生之窮一至於此人馬隨多少借般賤累幸不阻

又嘉祐四年

某頓首啓初夏已熱不審動止何似鄆去京師不爲遠而叔平在外宜日走訊問候興居而動輒逾時雖云人事區區實亦可責也某昨衰病屢陳蒙恩許解府事雖江西之請未獲素心而疲憊得以少休豈勝感幸卜居城南粗亦自便自在府中數月以几案之勞凭損左臂積氣留滯疼痛不可忍命醫理之迄今未愈天府孰不爲之獨衰病者如此爾東平風物甚佳爲政之暇想多清趣更冀爲朝自重以俟嚴召遞中謹奉此有懇如別幅

焦千之秀才久相從篤行之士也昨來科場偶不曾入其人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妻子寄食婦家遑遑無所之往時聞鄆學可居所資差厚可以託食而焦君以郡守貴侯難以屈迹今遇賢主人思欲往託竊計高明必亦聞此但恐鄆學難居今已有人爾若見今無人則焦君不止自託其於教導必有補益亦資爲

政之一端也。更在高明詳擇可否。俟有寵報。決其去就也。謹於遞中布此懇。

又前

某啓。久不奉狀。乃以今夏暑毒非常歲之比。壯者皆苦不堪。況早衰多病者可知。自盛暑中忽得喘疾。在告數十日。近方入趨而疾又作。動輒伏枕。情緒無惊。深思外補。以遂初心。而唐書不久終篇。用是更少盤桓。侍祠既畢。當卽決去。形容心志。皆難勉強矣。焦秀才事。荷挂念。方走淮南。欲挈家。而其婦翁作省判。遂被留連。勢不能去。然渠感愧非一也。某久欲作書屬病。今猶居告。自叔平兄去後。子華作憲。遂鮮歡。

又前

某啓。近嘗奉狀。秋雨早寒。不審尊候何似。昨辱書言郡封不安。勞慮醫藥。數日前聞果不起。伏惟哀悼之。懷何以堪處。無由陳慰。徒用瞻仰。叔平素喜浮圖之說。死生之際。固已深達。茲顧未能頓至。無念。諒用此。可以少寬哀苦之情。爾交游無以爲言。聊以此塞悲。奈何奈何。更希爲國自重也。謹於遞中附此。

又嘉祐五年

某頓首啓。伏承榮被制書。入司天憲。中外欣愜。以謂肅政綱。以重朝廷。於茲有望焉。至於朋舊。又喜來歸。獨不得親款。宴言以爲恨。爾竊計旌旆已及郊畿。無由瞻迎。溽暑。惟爲國自重。

又熙寧二年

某再拜。自承榮遂挂冠之請。日欲馳賀。而病悴無堪。事多稽廢。其如不勝欣慕瞻仰之誠也。即日隆暑。伏惟台候動止康福。竊惟宴間之樂。大愜雅懷。回視塵瑣。必深閔歎也。某衰病日增。尙此遷延。爲愧不淺。然亦不晚。必能勉追高躅也。瞻見未涯。惟冀順時加重。

又熙寧三年。

某衰病退藏。人事曠廢。理無足怪。然亦不承問。不勝傾馳。屢得君貺書及見唱和新篇。粗審動靜。喜承台候萬福。嚮嘗辱許枉顧。雖日企竚。乃出於乘輿。不敢坐邀。然又思穎之請。決在此春。若得自乘一鹿車。造門求見。亦未爲晚。未間春暖。惟冀以時衛重。

又熙寧四年。

某啓。自退居杜門。人事幾絕。養成疎慵。稍闕拜問。塗中忽辱書。頓慰岑寂。兼審經寒。尊候萬福。某衰病如昨。目足尤苦。殊不少損。茲亦老年常態。爾閑居之樂。無待於外。而自足處多。惟朋舊相從。爲難得。自安道得請南臺。竊思二公物外得朋之樂。不勝羨慕。所承寵諭。春首命駕見訪。此自山陰訪戴之後。數百年間。未有此盛事。一日公能發於乘輿。遂振高風。使衰病翁因得附託。垂名後世。以繼前賢。其幸其榮。可勝道哉。在公勉強而成之爾。餘具別紙。

與馮章靖公

當世嘉祐三年。

某頓首。區區久闕致問。中間辱書。爲感何已。冬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衰病。期一作思得一小郡養拙。三二年間。謀一歸老之地。此願未獲。遽被責以吏事。精力耗竭。何止彊勉不出。歲末春初。當有江西之行矣。薛親幹敏。河東風土。民間事緒。可以詢問。得佐幕府。甚幸甚幸。某爲目疾爲梗。臨紙草率。惟冀鎮撫外。以時爲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移鎮合肥。嘗一得奉狀。其後區區更闕附問。不審酷暑以來。尊候何似。廬在淮南。爲劇郡。竊惟下車布治之初。當少煩條教。旣而可樂之趣。則有多於他邦也。伏惟視政之暇。爲時自重。佇俟來歸。以慰士大夫朋友之望。

又嘉祐五年

某啓。伏自移鎮肥上。嘗一奉書。忽已踰歲。續雖乏馳問。然瞻企之勤。則未嘗懈也。卽日春寒。不審尊候何似。某以衰病無堪。自解秩天府。於今一暮。正以唐史殘編爲累。今幸成書。不久進御。遂當南去。世事老來。益有可厭者矣。自當世治肥。然大率諸相知。皆云不得書。某亦以地僻。少有來使得詢。動止。朝廷公議與交親私望。皆願還歸。未間向暖。惟冀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昨自罷煩劇。卜居城南。少獲休息。然猶此盤桓。未遂決去。正以唐史將遂終篇。然亦不過秋末時事。爾廬去京師不遠。計可備聞。難於紙筆具道也。當世據名藩。優游文史。自足爲樂。其餘一付公議。但朝多賢士。而獨在外。與相知之私。立欲公來歸之速爾。某衰病俱攻。去心甚速。諸公察其實然。而未肯決然放去。奈何奈何。原父雖歸。子華作憲。朋友益蕭索。當世尙壯。及時讀書行樂。此外稍隙時。當得數奉問。大熱更冀自重。

又同

某啓。自承移鎮金陵。遂疎奉問。經暑。竊惟體履多福。江山之勝。實足以資清興。而賢者久居於外。豈朝廷之意哉。朋友區區之私。又可知也。某衰病迫於歸計。唐史奏御。邊陳危懇。而未蒙聽允。進無所補。退不獲志。負愧周行。不知所措。一作處相見益無涯。惟爲時自愛。以副瞻望。

又同

某啓。自成書請外。所陳哀切。冀以危誠。有以感動。而二三公過爲顧慮。曲以見留。在意實厚。於計則非便也。奈何奈何。本欲爲郡下客。少溷主人。復未可得。然使少遷延。終當必償夙志也。濟叔窮居。得當世在鎮。必以慰意。不久當應稍起。此公議久所鬱鬱也。前承惠碑。多佳者。甚濟編錄。感幸感幸。聞金陵有數廳梁陳碑。及蔣山題名甚多。境內所有。幸爲博采。以爲惠。實寡陋之益也。病暑。草率。

又同  
前

某啓。承惠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而私藏頓富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於茲物。厥嗜尤篤。而俗尚乖殊。每患不獲同好。凡如所惠。僅得二三。固已爲難。而驟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爲喜幸也。濟叔公議猶屈。乃吾徒之責。未嘗少忘於懷。而造物者第與衆人同爲嗟歎而已。豈賢人君子。亨否有命。殆非人力能致邪。雖然。敢不竭力。辱諭。感愧。感愧。承專遣人至。數召問其還期。每云有故未歸。遂且於郵中附此。俟渠行。別當奉狀也。

又嘉祐  
六年

某啓。衰病碌碌。無所稱。徒負愧恥。區區強顏。人事廢曠。久闕致問。但深瞻企。昨承進寵經筵。而尙留居外。未足以慰士大夫之望。實非交游之私論也。辱惠書。承經暑涉秋。動履清安。江山英勝。聊助公餘之興。未嚴召問。希爲國自重。

與王副樞  
景舞嘉祐五年

某啓。自承軒騎歸止。屬以多故。未克祇謁。喧和竊審。氣體清安。適辱簡誨。兼示鄭州書信等。偶在院中。定題。不時爲答。深所感愧。謹馳此爲謝。幸加恕察。不宣。某再拜。景彙舍人閣下。八日。

與王懿敏公  
仲儀嘉祐二年

某啓。數日之間。併承寄惠。蠟粟雖不得書。亦喜尊候萬福。某居此。如魚鳥之池籠。歲律忽已逾盡。衰病日復侵攻。交游多在外。塊然處此。情緒可知。今日得蔡大書。言久病。近方就安。人生聚散。憂患百端。相見何時。況開年決求南去。遂益爲胡越也。惟以時自重。臨紙區區。

又嘉祐三年。

某啓。稍不附問。新春尙寒。不審尊體何似。歲月不覺又添一歲。目日益昏。聽日益重。其情悰則又可知。嚮者公麻錢業。知已息。就令不息。徒喧噪人耳。何足恤也。邊州無事。誠爲可樂。然俗吏亦不能也。近來班著蕭條。羣賢在外。皆當召歸。而議者不及。衰病思去。又亦未得。守常不變。其弊乃爾。其他時事。不能悉具。惟過年益區區。但時與韓三吳大相從爾。燈夕却在李端慤家爲會。諸君皆奉思也。數數附回州人書。皆不親付。常意不達。今偶此人取書。適在家。湖柑閑寄數十箇去。到彼得三四。不損。尙可表意。若遂無可入口。亦無如之何也。不罪不罪。因人幸時惠問。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自貢院出。得所寄書。伏承春暄。氣體清福。兼知深樂北土之善。爲郡處處皆佳。況此帥府雄盛。邊鄙無事。固足以優游也。某昨被差入省。便知不靜。緣累舉科場極弊。旣痛革之。而上位不主權貴人家。與浮薄子弟多一作。在京師。易爲搖動。一旦喧然。初不能遏。然所得頗當實材。旣而稍稍遂定。去冬求洪

井未得便差主文。今既喧噪漸息，遂復理前請，期於必得也。中年衰病尤甚，自出試院，痛不能飲，人生聚散，安能區區於此。進無所補，退又不能自遂，荏苒歲月，有甚了期。其他非筆墨可述，惟爲國自重，因人時枉問，以慰無慘。

又嘉祐三年

某啓。自承有益都之命，必謂來朝當得相見，不意遂爾西行，實增怏怏。又聞闕遠，却於沿路盤桓，深欲奉狀，以莫知旌旆所止，不審卽日春寒尊候如何。計以仲春至鎮，在路亦不久留。成都風物，非老者所宜，仲儀雖爲同甲，然心意壯銳，諒可爲樂，難以病夫忖度也。諸賢在外者，爲復來歸，獨公遠去，相見何時。某非久於此者，然素志未遂，心往形留，因指使來辭，得附書，新春爲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去歲秋冬已來，益多病，加以目疾，復左臂舉動不得，三削請洪，諸公畏物議，不敢放去，意謂寧俾爾不便，而無爲我累，奈何奈何。然且告他，祇解府事，必可得。不過月十日，且得作閑人爾。少緩湯火煎熬，有無限鄙懷，不能具述。薛婆老亦多病，於錦繡無用，祇是兒婦輩，或恐有所要，臨時奉煩爾。土宜歸日，惟好且當正如寬厚之說也。呵，酒絕喫不得，聞仲儀日飲十數杯，旣健羨，又不能奉信。蜀中碑文，雖古碑斷缺，僅有字者，皆打取來，如今祇見此等物，粗有心情，餘皆不入眼也。遞中續得來書，京師自立春泥雪，至



今凍屍橫路，遂罷放燈。經節不敢過諸人，皆云寂寞。恐知恐知，疎拙無佳物表意，不怪不怪。

又同前

某啓。昨在府中，區區不時奉問，理不爲怪。自罷去，益忽忽度日，不能爲一事。公私俱廢，此所以日夢南歸。視居此如桎梏之思脫也。自仲儀到蜀，未嘗承問，但時見宅中子弟，問動靜。云起居甚安，異方下車，必煩條教。計今人情習安，粗可以爲樂矣。因書幸示。某昨在府，几案之勞，氣血極滯，左臂疼痛，強不能舉。罷居城南，粗得安養。迄今病目，尙未復差。厭苦人事，實不能支。秣候夏秋，唐書了成，褫却梅二，遂決南去。未間時得奉問，夏熱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區區多故，久不附問，不審尊體何似。自春中曾一奉狀，尋於遞中見答。昨見公謹云，得仲儀書，怪某久無信。蓋亦未嘗得仲儀書也。但聞蜀人與自西歸者言善政日新，兩川蒙賜，聞之竊喜大用之有期也。某益多病，目昏手顫，脚膝行履艱難，衆疾並攻，唐書已了，秣候寫了進本，遂決南昌之請。自此可圖一作蠶處矣。京師事體亦迫促，動有嫌忌，無復縱適。歲暮索然，殊尠歡意。惟希公外多愛，因暇時作數字，以慰瞻企。

又嘉祐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亦久不辱書。惟見諸賢姪。得聞動靜。前日郵中忽承惠問。喜涉夏秋。體履休勝。深以爲慰也。某自罷府。又一歲有餘。方得唐書了當。遽申前請。懇乞江西。前後累削。辭極危苦。而二三公若不聞。近年眼目尤昏。又却送在經筵。事與心違。無一是處。未知何日遂得釋然。一償素志於江湖之上。然後歸老。汝陰爾。昨蒙詔諭。俾請假。旣以地遠暫歸。不能辦事。又一請假後。難更請郡。以此不敢。但更少盤桓。會當有時得歸爾。承見問。所以略道一二。終日區區。不會勾當得公私一事。人事殆廢。以此不時作書。應不爲怪。嚮寒。爲國自重。

又嘉祐六年。

某啓。近嘗於遞中拜問。辱書承春寒動履佳安。兼蒙遠惠佳篇。衰病之人。豈敢萌心。至於自顧。惟知憂畏。而衆論實可多懼。獨見愛之深。至於歌詠。感愧感愧。數十日來。茫然未知所爲答問。後遂如此。其何以免於罪戾。老退之心。不敢望有所立。以希名譽。但厚恩當報爾。仲儀何以見教。寶臣雖不久當發。其如遠甚。計須夏方得到闕。鄙懷千萬。不能具述。惟期握手爲一笑爾。盛作少暇。當勉強爲答次。因書略道區區。餘寒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春以來。私門多故。遂闕致問。兼承歸騎已東。但日冀相見也。碌碌於此。忽焉半歲。思去之心雖切。

而未有以發。近外處相知，多見問以求罷太速。不知何以傳此。豈中外人情已欲其去邪？不相見數年，人事百變。前夕清卿之室，已與擇之共牢而食。士夫聞之，莫不竊歎富貴浮名，何可久恃。至於妻子，亦不能保。然盛衰之理，固常如此。奚足爲之悲也？君謨已歸，幡然一翁。病勢自到京來頓減。前日與余廣州在弊齋閑會，坐中相顧，歷道諫院中語笑，但奉思爾。衰病索然，百事俱懶。惟故人相見，庶幾有少清況爾。瞻近匪遐，跋履之勞，更宜避暑慎攝。

又同前

某啓。人至辱惠，以佳篇。豈勝珍誦。益見治煩餘暇，猶能及此。弊齋有菊數叢，去歲自開，便邀諸公。比過重陽，凡作數會。今秋無復一賞。軒裳外物，爲累於人，細較其得失，何用區區。自仲儀與數公自外歸，甚思少奉從容，殊未有暇。今有會，亦不放曠，可歎可歎。值夜且奉此爲謝。

又同前

某啓。區區不得數奉言宴，可勝瞻勤。昨日以疾病發動，請告家居，不知賢郎寵過。今日見二公言，請許此實。仲儀附就秉鈞者，當以爲慚爾。然佳郡不遠，且少盤桓，聊爲偃息也。某衰病漸不能支，更見楊樂道長往，同甲勾落太半矣。深思一作蠶處，未有去端爾。客多偷隙，作此簡鄙，懷欲述者多，不覺切切。

又同前

某啓。近以口齒淹延。遂作孽。兩頰俱腫。飲食言語皆不能。呼四醫工並來。未有纖効。聞仲儀有蜀中真山豆根。乞一二兩。病苦加以餓損。齠然疲臥。不暇及他。不罪不罪。

又嘉祐七年

某啓。少別忽已更月。秋氣漸清。竊惟動履勝常。受署方初。宜少煩條教。吏民旣已蒙惠。則湖上清曠。浩然放懷。可以遺外世俗。區區可憎之態。至於憂悲煩惱。亦自以理遣之。某竊位於此。不能明辨是非。默默苟且。負抱愧恥。何可勝言。獨於朋友之間。常懷區區之願。如此而已。謹奉啓咨問。

又同前

某啓。自別日。欲致問。而公私多故。賢郎訪及。得聞動靜。則云甚安。昨日公謹相過。迺云。近少違和。豈非追感悲戚。使然邪。此事實難遽遣。其如無可柰何。當推以至理。不得不不少自寬釋也。竊計卽日。悉已平愈。如常。不勝瞻想之誠也。某至今猶爲風毒所苦。情緒蕭然。不知名宦何處爲好。合宮禮近日益牽忙。不勝勉強也。其他區區臨別。亦嘗少道。祇得如公西湖之樂。一二歲。比謀成歸計。遂爲田畝之人矣。難信之言。不敢爲疏者道也。相見未期。但增引領。因風枉問。以慰勤企。

又治平元年

某啓。公私忽忽。久闕奉狀。蓋以衰病交攻。心力疲耗。而憂責無涯。日苟一日。是以百事皆廢於因循。然亦

久不承惠問。但屢見賢姪賢郎。得聞動靜。新歲晴和不審尊體何似。滿園清曠。春物嚮榮。然尙在邊音。必未欲會聚。其如間適之趣。幽靜尤佳。每苦紛勞。但深傾羨也。老年相知無幾。尺書相問。略亦無嫌。餘暇何惜數字。少慰病翁。然以自久無書。不敢奉怪也。嚮暖千萬加愛。

又同前。

某啓。久不蒙惠問。方積瞻思。指使來。忽辱書。可勝欣慰。兼審靜鎮安閑。放懷取適。自非嚮用全福。何由及此。固健羨之久矣。某疲病不支。憂責無際。自匪獲罪。譴困廢不能。薄展微効。捨是三者。未有偷安之計。自齒牙浮動。飲食艱難。切於身者。惟此一事。既已如此。其他復何所得。然則勉強於茲。顧何戀也。因仲儀有見憫之言。乃略及此。經春潤澤稍足。相去不遠。必同和暖。更希爲時自重。

與王懿恪公

君貺至和二年

某啓。日思奉問。別後人事益多端倪。但見邸報。知已禮上。秋冷道塗。貴眷各安。某幸如常。昨受命使北。初欲辭免。蓋以目疾畏風寒。兼多著綿毳衣服。不得其如受勅之日。北人訃音已至。由此更不敢辭。因改爲賀使。行期頗緩。正在嚴凝。與君貺行時無異也。家中少人照管。且移高橋。去薛家稍近。然公期管勾。往來須及百餘日。但得回來耳。靜便是幸也。呵自大旆西行。羣議遂息。請無過慮也。佳時美景。臨觴之樂。不可涯。得失外物。可置而勿問。其餘達識。以道消息。故不待言也。

又嘉祐元年

某啓。急足至辱書。伏承履茲新正。台候萬福。少慰翹企之素也。某尸竊於此。思逃罪戾。未知其所。年齒日增。心意日耗。歸洛之興。何可遏。承示許以卜鄰。亦一時盛事。但須公功業成爾。否泰常理。亦難稽久。豈止交親之願也。陽候嚮和。惟冀以時自愛。

又嘉祐四年

某啓。太祝來得詢動靜。甚詳。尋又辱惠書。承經寒尊候萬福。門內諸貴愛康安。深瞻浣想。居秦久。議者皆謂當還。不然。遷鎮近甸。應在朝夕。浮議多端。惟靜安可以銷弭。修唐史已寫進本。然卷秩多。須數月方了。南去有期。心欲飛動。過年衰病益侵。見諭辯欲加收錄。此子庸鶯。詎可出明公門下。奈何爲誤聽。但與家人大哈爾。徐當議未晚。賢郎在都下。殊乏祇迎。悚愧悚愧。漸暖爲時自重。因賢郎行。謹布區區。

又嘉祐五年

某啓。近因急足還府。略布謝懇。卽日春寒。仰惟鎮撫外台。候萬福。某尙此遷延。又見春花益盛。第以目病眩晃。不勝飲酒。鮮惊爾不審大府花時如何。憶曩在彼。不甚盛也。前承問及石研。今且致三枚。續當更求佳者。咫尺瞻企。惟以時自重。

又嘉祐六年

某以衰病碌碌無稱莫塞咎責徒自爲勞區區久不奉記屢見家人得書承夫人尊候微有違和兼知來召夏醫方欲馳問太祝遽至得聞子細喜已漸安兼見過客言花時名園數有家會聞之益用爲慰某自過年兒女多病小女子患目殆今未較日頗憂煎前日太清賞花省自入館惟景祐之會以選人獨不與殆今二十五年始遇茲盛事是日兼承見寄絕品雖有已凋者然所存不勝其麗見之病目開豁勉強飲數酌以當佳惠閑恐知也見太祝言來擇壻茲事難於倉卒宜精慎也多日欲作書適聞有專人立草此其他諸懇俟太祝歸時致狀

又同  
前

某頓首近於遞中嘗獻拙句急足遽至承賜手書兼惠新笏併增感愧竊審春和體況清福普明寺卅年前亂道宜爲削去以藏醜拙酒蒙刊著何以堪之春旱差遠京洛肌民亮煩賑卹計亦不廢行春也某忽少貺眞蹟如此寫第未能遂去餘無可言爾薛司勳過府下事有可詢當得其詳惟以時爲朝自重不宜某手啓上留守尙書學士清明京醞二器聊表意但患人力難致偶薛君有卒擔之爾

又同  
前

某頓首啓自薛司勳行後更闕奉狀見家人得十四姨夫人書竊知近苦牙痛道家修養先於固下不宜有此疾然此患中年以後人皆有之患者醫方亦多難得効某數年來頗以爲苦用藥多殊未有驗近於

張唐公處得一方。他言親用有効。然亦未曾合。今粗錄呈。可試用也。春早甚闊遠。以貽上心焦勞之慮。近躬禱太一。遂獲嘉澤。河洛間應已霑定。民歲當有望。不審邇日爲政外尊體何如。更希慎攝。因附藥方遞中。謹此咨問。

又同前。

某啓。謝懇已具如右。秋寒。台候萬福。某衰病忝冒。以寵爲憂。自省蹇拙。曷嘗敢萌此望。人亦曷嘗期此。然事出意外。猶竊叨據。君貺材望德業三十餘年。一日歸副具瞻。以快士大夫之願。老朽之人。當在汝陰田畝。與農夫野叟相賀。人事固常如此。所示排擯。曾何之恤。矧洛政善譽。初無間言也。恐知之。以新忝命。人事紛紛。致謝稽晚。皇恐皇恐。

又同前。

某啓。自叨竊非望。嘗於郵中致謝懇。卽日冬候。遂爾凝寒。仰惟動履清福。某勉強衰病。才薄寵益。損必隨之。親朋見愛。何以爲教。有望有望。見家人言十四姨夫人。昨夕違和。喜已平愈。公期由此專去。省候鄙懷區區。因話一可詢問。凡諸委瑣。不復煩言。歲晚慄慄。惟以時爲國自重。

又治平元年。

某啓。嚮自遭國卹。公私事緒既多。而衰病之年。憂哀並集。餘生朽質。殆弗能支。願於人事曠闕。交親宜以



相寬。自春不常拜問。然昆弟多在京師。薛九與二夫人書信。時時獲聞動止。卽日秋暑猶盛。不審寢味如何。朝家方恃羣賢。共此康濟。邊寄雖重。難恐淹留。未候見問。惟以時爲國保重。

又治平二年。

某啓。專人至。辱手書。承履此春和。台候萬福。某衰病眊然。思一藏拙之地。未能遂心。日夕勉強。不勝其勞。其餘幸悉如常。承示論請觀。尙未見奏削。安道特地。以親爲辭。必留滯旌車。然辭官亦當俟報爾。適以私家少故。牽忙作書。不周謹。惟爲朝自重。以副區區。

又治平三年。

某啓。近併捧遞中專人所惠三書。竊承經暑台候萬福。貴眷康寧。粗慰瞻企。論以請洛之意甚詳。自公留滯於外。士大夫之論鬱然。而當職者負慚與責久矣。今茲所請。在理何疑。諸公諒不煩丁寧。某又可知也。有欲知者。私門所便備問及爾。亦已盡論。但奏削尙未至爾。某瘠病蕭然。昨屢乞懇。以經此詆辱。於國體非便。第願勢未得遽去。以此強顏。成何情況。事有所激。實如來論。其諸多端匪遠。可以面敍本末。餘當續報。惟酷暑。爲時自愛。

與執政熙寧三年。

某再拜啓。仲夏炎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官守一作守官居外。具瞻之地。非時不敢通問。今迫以懇悃。不能自

默。某衰病累年。中外具察。不待煩言。自去冬漸難勉強。遂有壽陽之請。而朝恩未許。間以接奉春陽。攻注眼目。服藥過度。渴淋復作。遂不能支。自三月下旬在假。亦兩曾奏知。不期於病告中。忽蒙此恩。選事出意外。莫不驚憂。竊意朝廷必以居東逾歲。別無大過。遂以爲可委爾。其如東州祗是尋常一大郡。無兵馬。無邊事。又幸豐熟。其如老病。諸事曠廢處。自知極多。而過往不察其詳。反以廢職爲少事。此其可笑者也。并晉一路外鄰二敵。使某不病。亦不敢當。況庭悴不能策勵。已具劄子細陳。乞免此誤恩。敢望台造察其誠實。其餘區區常談難信之語。更不復云。惟早賜允俞。免再三煩瀆。則大造也不宣。

【與馮章靖公第五帖】獲志一作獲心無涯一作未涯

【與王懿敏公第五帖】古碑斷缺一作古碑斷缺而斷缺疎拙二字上一有性字

【第十帖】清況一作情況

【與王懿恪公第九帖】致謝懇三字上一有略字

【第十一帖】牽忙此下一有人選二字

【第十二帖】自愛一作愛重

